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後周紀三

起開逢攝提格五月盡柔兆執徐三月凡一年有奇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下

顯德元年五月甲戌朔王逵自潭州遷于朗州以周行

逢知潭州事以潘叔嗣爲岳州團練使

已而潘叔嗣殺王逵而周行逢

收田父漁者之功矣

丙子帝至晉陽城下

帝自上黨趣晉陽七日而至

旗幟

環城四十里

史言周兵之盛
昌志翻環音官

楊衮疑北漢代州防禦

使鄭處謙貳于周召與計事欲圖之處謙知之不往衮

使胡騎數十守其城門處謙殺之因閉門拒衮衮奔歸

契丹契丹主怒其無功囚之處謙舉城來降丁丑置靜

塞軍於代州以鄭處謙爲節度使

創置方鎮以懷撫
鄭處謙處昌呂翻

契

丹數千騎屯忻代之間爲北漢聲援庚辰遣符彥卿等

將步騎萬餘擊之彥卿入忻州契丹退保忻口

九域志
忻州忻

容縣有忻口寨
在石嶺關南

丁亥置寧化軍於汾州以石沁二州隸

之代州將桑珪解文遇殺鄭處謙

沁七鶴翻解戶買翻姓也姓苑自唐叔虞

食邑於解晉有解狐解揚

誣奏云潜通契丹符彥卿奏請益兵癸巳

遣李筠張永德將兵三千赴之契丹游騎時至忻州城

下丙申彥卿與諸將陳以待之

陳讀曰陣

史彥超將二十騎

爲前鋒

二十太少恐當作二千

遇契丹與戰李筠引兵繼之殺契

丹二千人彥超恃勇輕進去大軍浸遠衆寡不敵爲契

丹所殺筠僅以身免周兵死傷甚衆彥卿退保忻州尋

引兵還晉陽

運從宣翻又如字下同

府州防禦使折德宸將州兵

來朝

將即亮翻

辛丑復置永安軍於府州

復扶又翻漢乾祐三年罷永安軍見

二百八十九卷

以德宸爲節度使時大發兵夫東自懷孟西及

蒲陝以攻晉陽不克會久雨士卒疲病乃議引還

陝失冉翻

考異曰世宗實錄徵懷孟蒲陝丁夫數萬攻城旦夕

之間期於必取會大雨軍士勞苦又聞忻口之師不振

帝數日憂沮不食遂決還京之意晉陽見聞錄六月旦

周師南轉返旆惟數百騎間之以步卒千人長槍赤甲

行趨捷跳梁於城隅晡晚殺

初王得中返自契丹

北漢主遣

王得中求救於契丹

值周兵圍晉陽留止代州及桑珪

見上卷本年三月

殺鄭處謙因得中送於周軍帝釋之賜以帶馬問虜兵

何時當至得中曰臣受命送楊衮他無所求或謂得中

曰契丹許公發兵公不以實告契丹兵即至公得無危

乎得中太息曰吾食劉氏祿有老母在園中若以實告

周人必發兵據險以拒之如此家國兩亡吾獨生何益

不若殺身以全家國所得多矣甲辰帝以得中欺罔縊

殺之

王得中之死知所惡有甚於死者也

乙巳帝發晉陽匡國節度使藥

元福言於帝曰進軍易退軍難

進軍者或乘初至之銳或乘屢勝之勢敵人畏

勢自守不敢迎戰故易退軍者士有歸志敵人據險遮其前率衆躡其後輜重老弱皆足爲吾之累故難易以

政

帝曰朕一以委卿元福乃勒兵成列而殿

殿丁練翻北漢

果出兵追躡元福擊走之然軍還忽遽

還從宣翻

芻糧數十

萬在城下悉焚弃之軍中訛言相驚或相剽掠軍須失

亡不可勝計

剽匹妙翻凡行軍所欲得以爲用者皆謂之軍須勝音升

所得北漢州

縣周所置刺史等皆弃城走惟代州桑珪既叛北漢又

不敢歸周嬰城自守北漢遣兵攻拔之

前所謂都府未拔雖得屬郡而

無益者要其終也

乙酉帝至潞州甲子至鄭州

以乙巳發晉陽甲子至鄭州考

之中間不應以乙酉至潞州恐是乙卯

丙寅謁嵩陵

嵩陵復土帝適有軍旅之事不獲親之此

其謁陵與桑制謁陵其情有不同者

庚午至大梁帝違衆議破北漢自

是政事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於上而已河南府推

官高錫上書諫以爲四海之廣萬機之衆雖堯舜不能

獨治

治直之翻

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以身親之天下不

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

忌舉不信羣臣也

褊輔典翻

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爲宰

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爲守令

守式又翻

能豐財足食者使掌

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

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
屈貴位而親賤事無乃失爲政之本乎帝不從錫河中
人也 北漢主憂憤成疾悉以國事委其子侍衛都指

揮使承鈞 河西節度使申師厚不俟詔擅棄鎮入朝

太祖廣順元年申師厚鎮
河西事見二百九十卷

署其子爲留後秋七月癸酉

朔責授率府副率

唐制東宮十率府皆有副率其後遂
以爲冗散之官申師厚以蒲府失職

牙將而得節棄鎮擅歸
雖加責授猶勝故吾

丁丑加吳越王錢弘俶天下

兵馬都元帥

癸巳加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范質守司

徒以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長山景範爲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判三司

長山漢於陵縣地江左僞置廣川縣及武彊縣隋廢郡改武彊曰長山唐屬滿

州九域志在州北五十五里景姓也姓苑云齊景公之後余姑以春秋時言之晉宋皆有景公何獨齊哉加

樞密使同平章事鄭仁誨兼侍中乙未以樞密副使魏

仁浦爲樞密使范質既爲司徒司徒竇貞固歸洛陽府

縣以民視之

府縣謂河南府及洛陽縣也

課役皆不免貞固訴於留

守向訓訓不聽

以竇貞固漢之舊臣故也考古驗今今何足怪

初帝與北漢主

相距於高平命前澤州刺史李彥崇將兵守江猪嶺遇

北漢主歸路彥崇聞樊愛能等南遁引兵退北漢主果

自其路遁去八月己酉貶彥崇率府副率己巳廢鎮

國軍

唐末以華州爲鎮國軍

初太祖以建雄節度使王晏有拒

北漢之功

王晏拒北漢事見二百九十卷太祖廣順元年

其鄉里在滕縣徙晏

爲武寧節度使

武寧軍徐州滕縣屬馬九域志滕縣在州北一百九十里

晏少時嘗

爲羣盜

少詩照翻

至鎮悉召故黨贈之金帛鞍馬謂曰吾鄉

素名多盜昔吾與諸君皆嘗爲之想後來者無能居諸

君之右諸君幸爲我語之使勿復爲

幸爲于僞翻下請爲同語牛俗翻復

扶又翻

爲者吾必族之於是一境清肅九月徐州人請爲

之立衣錦碑

衣於既翻

許之

冬十月甲辰左羽林大將軍

孟漢卿坐納藁稅

藁禾釋也

場官擾民多取耗餘

場官藁場之官耗餘

者於納藁束正數之外又多取之言以備耗折也

賜死有司奏漢卿罪不至死

上曰朕知之欲以懲衆耳

已酉廢安遠永清軍

唐以安州

爲安遠軍晉以

貝州爲永清軍

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

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

羸倫爲翻

但驕蹇不用

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

此

如唐閔帝
潞王是也

帝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癸亥謂侍臣曰

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奈何後
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

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

去羸
呂翻

又以

驍勇之士多爲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

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

今之班直是也五代
會要曰時詔募天下

豪傑不以草澤爲阻送於闕下躬親閱試選武藝超絕

及有身首者分署爲殿前諸班因有散員散指揮使內

殿直散都頭鐵
騎控鶴之號

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

帥所
類翻

由是

士卒精彊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史言周世宗
彊兵之效

戊辰帝謂侍臣曰諸道盜賊頗多討捕

終不能絕蓋由累朝分命使臣巡檢致藩侯守令皆不
致力宜悉召還專委節鎮州縣責其清肅 河自楊劉

至于博州百二十里連年東潰分爲二派匪爲大澤

潞普

拜翻匪戶罪
翻水回合也

彌漫數百里又東北壞古堤而出

壞音怪
古隄前

代所築以防河者河
屢徙故古隄在平地

灌齊棣淄諸州至于海涯漂沒民

田廬不可勝計流民採菰稗捕魚以給食

勝音升菰音孤
蔣也稗旁卦翻

卓似殺者

朝廷屢遣使者不能塞

塞悉則翻下同

十一月戊戌帝遣

李穀詣澶鄆齊按視隄塞役徒六萬三十日而畢北

漢主疾病命其子承鈞監國

疾甚曰病

尋殂

年六十曰劉恕云世宗

考異

實錄薛史帝紀僭偽傳皆云顯德二年十二月劉崇卒
大定錄云顯德二年春是病死紀年通譜顯德二年崇
之乾祐八年冬崇死顯德三年承鈞改元天會開寶元
年承鈞之天會十三年元開寶二年繼元改元廣運興
國四年繼元之廣運十一年也河東劉氏有國全無記
錄惟其舊臣中書舍人直翰林院王保衡歸朝後所纂
晉陽偽署見聞要錄云甲寅年春南伐敗歸夏周師攻
圍是積憂勞成心疾是冬卒鈞即位丁巳年正月日改
乾祐十年爲天會元年又云鈞丙戌年二十九承位年
四十三卒右諫議大夫楊夢申奉敕撰大漢都統追封

定王劉繼顯神道碑云天會十二年今皇帝踐阼之初年也十七年繼顯卒末題廣運元年歲次甲戌九月丙午朔今按周廣順元年辛亥是即帝位稱乾祐四年顯德元年甲寅是之乾祐七年也是卒鉞改元顯德四年丁巳鉞改乾祐十年爲天會元年宗開寶元年戊辰鉞之十二年也鉞卒繼元立開寶七年甲戌繼元改天會十八年爲廣運元年據歷是歲九月丙午朔興國四年巳卯繼元之廣運六年也鉞以唐天成元年丙戌生至顯德元年甲寅嗣位乃二十九歲矣鉞及繼元踰年未改元蓋孟蜀後主漢隱帝周世宗之比也諸書皆傳聞相因前後相戾惟晉陽見聞錄劉遣使告哀于契丹契繼顯碑歲月最可考證故以爲據

丹遣驃騎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劉承訓冊命承鉞爲帝

更名鉞

鉞漢主旻次子也更工衡翻

北漢孝和帝性孝謹既嗣位勤

於爲政愛民禮士境內粗安

粗坐五翻

每上表於契丹主稱

男契丹主賜之詔謂之兒皇帝

馬希萼之帥羣蠻破

長沙也

事見二百八十九卷漢隱帝乾祐三年帥讀曰率

府庫累世之積皆爲

溱州蠻酋苻彥通所掠

溱音叙酋慈由翻

彥通由是富彊稱王

於谿洞間王逵既得湖南

去年六月王逵殺劉言始盡得湖南故地事見上卷

欲

遣使撫之募能往者其將王虔朗請行既至彥通盛侍

衛而見之禮貌甚倨虔朗厲聲責之曰足下自稱苻秦

苗裔

苻秦之亡苻宏奔晉從諸桓於荆楚其後無聞彥通自以爲苻秦苗裔蓋言出於宏之後

宜知

禮義有以異於羣蠻昔馬氏在湖南足下祖父皆北面

事之今王公盡得馬氏之地足下不早往乞盟致使者

先來又不接之以禮異日得無悔乎

言大兵若至雖悔無及

彥通

慙懼起執虔朗手謝之虔朗知其可動因說之曰溪洞

之地隋唐之世皆爲州縣著在圖籍

說式萬翻溪洞之地隋唐列爲郡縣

皆屬黔中道

今足下上無天子之詔下無使府之命

使府謂湖南都

府雖自王於山谷之間

王于況翻

不過蠻夷一首長耳

酋慈秋翻

長知兩翻

曷若去王號自歸於王公王公必以天子之命授

足下節度使與中國侯伯等夷豈不尊榮哉彥通大喜

即日去王號

呂去羌

因虔朗獻銅鼓數枚於王達

谿洞諸蠻鑄銅

爲大鼓初成懸於庭中置酒以招同類豪富子女則以金銀爲大釵執以扣鼓竟乃留遺主人名爲銅鼓釵俗好相殺多構仇怨欲相攻則鳴此鼓至者如雲達曰虔朗一言勝數萬兵真國

士也承制以彥通爲黔中節度使

黔中自唐末至二蜀爲武泰軍節度黔其

翻今以虔朗爲都指揮使預聞府政

預聞湖南都府之政

達慮西界

鎮遏使錦州刺史劉瑫爲邊患

王達之逐邊鎬也以劉瑫鎮遏羣蠻

表爲

鎮南節度副使

鎮南軍洪州屬唐王達表以其號寵劉瑫耳

充西界都招討

使是歲湖南大饑民食草木實武清節度使知潭州

事周行逢

自彭師蒿等擁立馬希萼於衡山自署武清節度使王逵因之以授周行逢

開倉

以賑之全活甚衆行逢起於微賤知民間疾苦勵精爲

治嚴而無私

治直史翻

辟署僚屬皆取廉介之士約束簡要

其自奉甚薄或譏其太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

不恤百姓今子孫乞食於人又足效乎

爲行逢跨有潭朗張本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上

諱榮本姓柴氏邢州龍岡人柴氏女適太祖是爲聖

穆皇后后兄守禮生帝從姑長於太祖家以謹厚見愛太祖遂以爲子

顯德二年春正月庚辰上以漕運自晉漢以來不給斗

耗綱吏多以虧欠抵死詔自今每斛給耗一斗定難

節度使李彝興

李彝興即彝殷也避宋朝宣祖廟諱始改名彝興史以後來所更名書之難乃

旦以折德扆亦爲節度使與已並列恥之

夏州自唐以來爲緣邊大

鎮李氏又世襲節度使府州漢氏方置節鎮折氏父子又晚出故恥與並列

塞路不通周使

塞悉則翻癸未上謀於宰相對曰夏州邊鎮朝廷向來每加

優借府州徧小得失不繫重輕且宜撫諭彝興庶全大

體上曰德扆數年以來盡忠戮力以拒劉氏奈何一旦

棄之且夏州惟產羊馬貿易百貨悉仰中國

賈音茂仰
牛向翻

我若絕之彼何能爲乃遣供奉官齊藏珍齎詔書責之

風俗通云凡氏之興九事氏於國者齊魯宋衛
是也余按左傳衛有大夫齊氏此豈氏於國乎 尋興惶

恐謝罪 戊子蜀置威武軍於鳳州 辛卯初令翰林

學士兩省官舉令錄除官之日仍署舉者姓名若貪穢

敗官並當連坐

敗補
遺翻

契丹自晉漢以來屢寇河北輕騎

深入無藩籬之限郊野之民每困殺掠言事者稱深冀

之間有胡盧河橫亘數百里可浚之以限其奔突

胡盧
河俗

謂之葫蘆河即衛漳水在東光縣西三十里

是月詔忠武節度使王彥超彰

信節度使韓通

周改曹州威信軍爲彰信軍避太祖諱也

將兵夫浚胡蘆河

築城於李晏口留兵戍之

冀州蓨縣東北有李晏鎮時築城屯軍以爲靜安軍按薛

史其軍南距冀州百里北距深州三十里夾胡蘆河爲壘將即亮翻

帝召德州刺史張藏

英問以備邊之策藏英具陳地形要害請列置戍兵募

邊人驍勇者厚其稟給自請將之隨便宜討擊帝皆從

之以藏英爲沿邊巡檢招收都指揮使藏英到官數月

募得千餘人王彥超等行視役者

行下

嘗爲契丹所圍

藏英引所募兵馳擊大破之自是契丹不敢涉胡盧河

河南之民始得休息

此河南謂胡盧河之南也

二月庚子朔日有

食之

蜀夔恭孝王仁毅卒

仁毅蜀主之弟也

壬戌詔羣臣極

言得失其畧曰朕於卿大夫才不能盡知面不能盡識

若不采其言而觀其行

行下孟翻

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

見器略之淺深知任用之當否

當丁浪翻

若言之不入罪實

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唐主以中書侍郎知尚書

省嚴續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三月辛未以李晏口

爲靜安軍

帝常憤廣明以來中國日蹙

唐僖宗廣明元年黃巢入

長安自此之後疆藩

割據中國日蹙矣

及高平既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

志會秦州民夷有詣大梁獻策請恢復舊疆者

以唐全盛版圖

言之蜀亦舊疆也以漢晉事言之則契丹入中原重以王景崇之亂階成秦鳳遂入於蜀

帝納其言

爲取階成秦鳳張本

蜀主聞之遣客省使趙季札按視邊備季札

素以文武才畧自任使還奏稱雄武節度使韓繼勳

蜀置

雄武節度於秦州使疏

鳳州刺史王萬迪非將帥才不

足以禦大敵蜀主問誰可往者季札請自行丙申以季

札爲雄武監軍使仍以宿衛精兵千人爲之部曲 帝

以大梁城中迫隘

隘鳥
懈翻

夏四月乙卯詔展外城先立標

幟

幟昌
志翻

俟今冬農隙興板築東作動則罷之更俟次年

以漸成之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標七里之外其標內

俟縣官分畫街衢倉場營廨之外

廨古
隘翻

聽民隨便築室

丙辰蜀主命知樞密院王昭遠按行北邊城寨及甲

兵

以備周也
行下孟翻

上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

要寢食不忘

治直
吏翻

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

未能混一

吳李氏蜀孟氏幽入於契丹并爲北漢

宜命近臣著爲君難爲

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

獻策

叱音

以爲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

梁失吳後唐得

蜀而復失之晉失幽周失并

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

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

黨內熾武夫外橫

孟橫戶翻

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

莫若反其所爲而已夫進賢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

隱誠信所以結其心也

隱鄉也

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

去奢節用所以豐其財也

去美呂翻

時使薄斂所以阜其民

也

時使使之以時欲力贍翻

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

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

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爲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爲鄉導

間古覓翻下同間同謀達協翻鄉讀曰嚮

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

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

唐與

中國以淮爲境自淮源東至海幾二千里易以鼓翻

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

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

以知其虛實彊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彊擊弱未須大舉

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

數動則民疲而財竭

數所角翻

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

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

帝之取江北王朴之計也

既得江北則

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

蜀可傳檄而定

時劉氏據嶺南孟氏據巴蜀王朴欲乘勝勢以先聲下之

南方既定

則燕地必望風內附

時契丹跨有燕地燕於賢翻

若其不至移兵攻

之席卷可平矣

卷讀如捲凡兵之動知敵之主此以其時契丹主言之也

惟河東必

死之寇

言北漢據河東與周為世仇也

不可以恩信誘

誘音酉

當以彊兵

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

事見上卷上年三月

力竭氣沮必未能為

邊患宜且以為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

也

是後世宗用兵以至宋朝削平諸國皆如王朴之言惟幽燕不可得而取至於宣和則舉國以殉之矣伺

相吏

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羣下畏法諸將効力期年

之後可以出師

期讀曰暮

宜自夏秋蓄積實邊矣

蓄積於邊上以為用

兵之

上欣然納之時羣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有可取

者

少詩治翻

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

斷丁亂翻

凡所規畫皆稱

上意

稱尺證翻

上由是重其器識未幾遷左諫議大夫知開

封府事

開封在輦轂下事繁職重史言世宗屬任王朴自此而重然朴先事上於潛藩其君臣相得亦

有素矣

上謀取秦鳳求可將者

將即亮翻

王溥薦宣徽南院

使鎮安節度使向訓

五代會要漢天福十二年廢陳州鎮安軍周廣順二年復

上命

訓與鳳翔節度使王景客省使高唐晁居潤偕行

高唐縣屬

博州九域志縣在州東北一百七十里晁姓也音子感翻

五月戊辰朔景出兵自散

關趣秦州

趣七喻翻

勅天下寺院非勅額者悉廢之

勅額者勅

賜寺額如慈恩安國興唐之類

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

父母伯叔之命惟兩京大名府

唐以魏州為鄴都興唐府晉改為廣晉府大名

府蓋漢所改也

京兆府青州聽設戒壇

戒壇僧尼受戒之所

禁僧俗捨身

斷手足煉指掛燈帶鉗之類幻惑流俗者

煉指者束香於指而燃之

掛燈者裸體以小鐵鉤徧鉤其膚凡鉤皆掛小燈圍燈

薰貯油而燃之俚俗謂之燃肉身燈今人帶布枷以化

誘流俗者亦幻惑之餘

令兩京及諸州每歲造僧帳有

藏斷音短幻戶辨翻

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是歲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

九十四廢者三萬三百三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

十四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

見賢遍翻

王景等拔黃牛

八寨

黃牛等八寨皆當在秦州界

戊寅蜀主以捧聖控鶴都指揮使

保寧節度使李廷珪為北路行營都統

蜀以秦鳳為北路

左衛

聖步軍都指揮使高彥儔為招討使武寧節度使呂彥

珂副之

武寧軍徐州屬周呂彥珂遠領也珂正何翻

客省使趙崇韜為都監

蜀趙季札至德陽聞周師入境懼不敢進

德陽縣屬漢州去成

都未遠已懼而不敢進

上書求解邊任還奏事先遣輜重及妓妾

西歸

重直用翻妓渠綺翻

丁亥單騎馳入成都衆以為奔敗莫不

震恐蜀主問以機事皆不能對蜀主怒繫之御史臺庚

午斬之於崇禮門

趙季札雖誅無救於秦鳳之喪失是以用人當審之於其初也

六

月庚子上親錄囚於內苑有汝州民馬遇父及弟為吏

所寃死屢經覆按不能自伸上臨問始得其實人以為

神由是諸長吏無不親察獄訟

史言帝明謹於庶獄長知兩翻

壬寅

西師與蜀李廷珪等戰于威武城東不利

威武城前蜀所築也在鳳

州東

排陳使濮州刺史胡立等為蜀所擒

陳讀曰陣漢博木翻

丁

未蜀主遣間使如北漢及唐

間古覓翻使疏吏翻

欲與之俱出兵

以制周北漢主唐主皆許之己酉以彰信節度使韓通

充西南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戊午南漢主殺禎州節

度使通王弘政

禎州漢博羅縣之地梁置梁化郡隋置循州治歸善縣唐因之至南唐改唐之

河源縣為龍川縣徙循州治焉以循州舊治歸善縣置禎州宋朝避仁宗諱改曰惠州九域志循州南至惠州

三首

於是高祖之諸子盡矣

南漢主龔廟號高祖

壬戌以樞密

院承旨清河張美為右領軍大將軍權點檢三司事

清

縣帶貝州權點檢三司事未除為正使

初帝在澶州美掌州之金穀隸三

司者帝或私有所求美曲為供副

供副者供辦以應副所求澶時連翻

太

祖聞之怒恐傷帝意但徙美為濮州馬步軍都虞候

濮

木翻

美治財精敏當時鮮及

治直之翻
鮮息淺翻

故帝以利權

授之然思其在澶州所為終不以公忠待之

自漢以來

能如此者吳主孫
權及周世宗而已

秋七月丁卯朔以王景兼西

南行營都招討使向訓兼行營兵馬都監宰相以

景等久無功饋運不繼固請罷兵帝命太祖皇

帝往視之還言秦鳳可取之狀

還從宣翻
又如字

帝從

之八月丁未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景範罷判三司尋

以父喪罷政事

王景等敗蜀兵

敗補
遇翻

獲將卒三百已

未蜀主遣通奏使知樞密院武泰節度使伊審徵如行營慰撫仍督戰帝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為器皿及佛像錢益少九月丙寅朔敕始立監采銅鑄

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鈇鐸之類

觀古玩翻鈇鐸

撥聽留外

句斷

自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

給其直過期隱匿不輸五觔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論刑

有差

輸春遇翻時勅有隱藏銅器及埋窖使用者一兩至一觔徒二年一觔至五觔處死若納到熟銅每

觔官給錢一百五十生銅每觔一百

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為疑夫

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邪且吾聞佛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施式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臣光曰若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若周世宗可謂明矣不以無益廢有益

蜀李廷珪遣先鋒都指揮使李進據馬嶺寨又遣奇兵

出斜谷屯白澗

九域志鳳州梁泉縣有白澗鎮

又分兵出鳳州之北唐

倉鎮及黃花谷絕周糧道

黃花鎮亦在梁泉縣界有黃花川大散水入馬

閏月

王景遣裨將張建雄將兵二千抵黃花又遣千人趣唐

倉扼蜀歸路

趣七
喻翻

蜀染院使王巒將兵出唐倉與建雄

戰於黃花蜀兵敗奔唐倉遇周兵又敗虜巒及其將士

三千人馬嶺白澗兵皆潰李廷珪高彥儔等退保青泥

嶺蜀雄武節度使兼侍中韓繼勳棄秦州奔還成都觀

察判官趙玘舉城降斜谷援兵亦潰

玘蒲眠翻
曰十國紀年玘召

考異

官蜀告之曰周兵無敵今朝廷所遣勇將精兵不死即
逃我輩不能去危就安禍且至矣衆皆聽命舉城叛降
周斜谷援兵亦潰五代通錄官軍之圍鳳州偽秦州節
度使高處儔引兵往復援之中塗聞黃花之敗奔秦州

玳與城中將校閉門不納處倚遂
西奔玳即以城歸國今從實錄
成階二州皆降蜀人

震恐玳澶州人也

澶時連翻

帝欲以玳為節度使范質固爭

以為不可乃以為郢州刺史壬子百官入賀帝舉酒屬

王溥曰邊功之成卿擇帥之力也

屬之欲翻擇帥事見上四月帥所類翻

甲子上與將相食於萬歲殿因言兩日大寒朕於宮

中食珍膳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既不能躬耕而

食惟當親冒矢石為民除害差可自安耳

冒莫北翻為予偽翻差之

為言稍也

乙丑蜀李廷珪上表待罪冬十月壬申伊審徵

至成都請罪

皆以慶國喪帥也

蜀主致書於帝請和自稱大蜀

皇帝帝怒其抗禮不答蜀主愈恐聚兵糧於劔門白帝

為守禦之備

守劔門以備北兵之自岷雍來者守白帝以備北兵之沂峽而上者

募兵既

多用度不足始鑄鐵錢權境內鐵器民甚苦之

推古岳翻

唐主性和柔好文章而喜人佞已

好呼到翻喜許記翻

由是諂諛

之臣多進用

諂諛之臣謂馮延巳兄弟魏岑陳覺等

政事日亂既克建州

破湖南

克建州見二百八十四卷晉開運二年破湖南見二百九十卷太祖廣順二年

益驕有

吞天下之志李守貞慕容彥超之叛皆為之出師遙為

聲援

援李守貞見二百八十八卷漢隱帝乾祐元年又援慕容彥超見二百九十卷太祖廣順二年皆為

于偽翻

又遣使自海道通契丹及北漢約共圖中國值中

國多事未暇與之校先是每冬淮水淺涸唐人常發兵

戍守謂之把淺

先悉薦翻把淺之處自霍丘以上西盡光州界

壽州監軍吳廷

紹以為疆場無事坐費資糧悉罷之

史先叙唐所以廢國之由場音亦

清淮節度使劉仁贍上表固爭不能得十一月乙未朔

帝以李穀為淮南道前軍行營都部署兼知廬壽等行

府事以忠武節度使王彥超副之督侍衛馬軍都指揮

使韓令坤等十二將以伐唐令坤磁州武安人也

磁詳翻

汴水自唐末潰決自堽橋東南悉為污澤上謀擊唐

先命武寧節度使武行德發民夫因故堤疏導之

自堽橋東

南抵唐境皆武寧巡屬也堽余拱翻

東至泗上議者皆以為難成上曰數

年之後必獲其利

謂淮南既平藉以通漕將獲其利也

丁未上與侍臣

論刑賞上曰朕必不因怒刑人因喜賞人先是大梁

城中民侵街衢為舍通大車者益寡

先悉薦翻

上命悉直而

廣之廣者至三十步

此言橫廣也

又遷墳墓於標外

立標幟見上四

月上曰近廣京城於存沒擾動誠多怨謫之語朕自當

之他日終為人利

世宗志識宏遠不顧人言然仁人不忍為也

王景等圍

鳳州韓通分兵城固鎮以絕蜀之援兵戊申克鳳州擒

蜀威武節度使王環

是年正月蜀置威武節度於鳳州

及都監趙崇溥

等將士五千人崇溥不食而死環真定人也

蜀將士多中原人蓋

後唐遣之戍蜀為孟知祥所留者也

乙卯制曲赦秦鳳階成境內所獲蜀

將士願留者優其俸賜願去者給資裝而遣之詔曰用

慰衆情免違物性其四州之民二稅徵科之外凡蜀人

所立諸色科徭悉罷之 唐人聞周兵將至而懼劉仁

瞻神氣自若部分守禦無異平日衆情稍安

劉仁瞻之善守於此

已見其方畧分扶問翻

唐主以神武統軍劉彥貞為北回行營都

部署將兵二萬趣壽州

趣七喻翻

奉化節度使同平章事皇

甫暉為應援使

唐置奉化軍於江州

常州團練使姚鳳為應援都

監將兵三萬屯定遠

舊唐書地理志曰定遠漢曲陽縣地隋置定遠縣唐屬濠州九域志

在州南八十里

召鎮南節度使宋齊丘還金陵謀國難

還從宣翻又如

字難乃旦翻

以翰林承旨戶部尚書殷崇義為吏部尚書知

樞密院

李穀等為浮梁自正陽濟淮十二月甲戌穀

奏王彥超敗唐兵二千餘人於壽州城下

敗補邁
翻下同

已卯

又奏先鋒都指揮使白延遇敗唐兵千餘人於山口鎮

此時唐蓋置鎮於六安山口按薛史本紀顯德四年劉
重遇奏殺紫金山潰兵三千人於壽州東山口又疑置
鎮於此地
未知孰是

丙戌樞密使兼侍中韓忠正公鄭仁誨卒

上臨其喪近臣奏稱歲道非便上曰君臣義重何日時

之有往哭盡哀

吳越王弘俶遣元帥府判官陳彥禧

入貢

朝廷授弘俶天下都元帥故置元帥府判官

帝以詔諭弘俶使出兵擊

唐

使出兵常州以擊之則唐有反顧之憂為吳越兵為唐所敗張本

三年春正月丙午以王環為右驍衛大將軍賞其不降

也

以王環堅守鳳州城陷而後就擒也

丁酉李穀奏敗唐兵千餘人於

上窰

窰餘招翻又作窰

戊戌發開封府曹滑鄭州之民十餘

萬築大梁外城

曹滑鄭皆近京之州九域志開封府西至鄭州界一百一十五里北至滑州界

一百里東北至曹州界一百四十五里陳許亦近郡而不發者以方征淮南道上供億故也

庚子

帝下詔親征淮南以宣徽南院使鎮安節度使向訓權

東京留守端明殿學士王朴副之彰信節度使韓通權

點檢侍衛司及在京內外都巡檢命侍衛都指揮使歸

德節度使李重進將兵先赴正陽河陽節度使白重贊

將親兵三千屯潁上

潁上縣隋置唐屬潁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一十七里宋白曰潁上

縣漢慎縣也南北畫淮為守關防莫謹於此隋大業二年於今縣南故鄭城置潁上縣以地枕潁水上游為名

壬寅帝發大梁李穀攻壽州久不克唐劉彥真引兵救

之至來遠鎮

九域志壽州安豐縣有來遠鎮今按來遠鎮即東正陽西至淝河十里

距壽

州二百里又以戰艦數百艘趣正陽

趣七喻翻下同

為攻浮梁

之勢李穀畏之召將佐謀曰我軍不能水戰若賊斷浮

梁

斷音短

則腹背受敵皆不歸矣不如退守浮梁以待車

駕上至圍鎮

九域志開封雍丘縣有圍城鎮

聞其謀亟遣中使乘驛止

之比至

比必利翻及也

已焚芻糧退保正陽丁未帝至陳州

九域

志開封府南至陳州三百三十里

亟遣李重進引兵趣淮上辛亥李穀

奏賊艦中流而進弩礮所不能及

艦戶點翻礮與砲同普教翻

若浮

梁不守則衆心動搖須至退軍今賊艦日進淮水日漲

秦水方生故李穀慮淮水日漲

若車駕親臨萬一糧道阻絕其危不測

願陛下且駐蹕陳潁

陳潁二州名

俟李重進至臣與之共度

賊艦可禦浮梁可完立具奏聞

度徒洛翻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李穀之

退未為失計也

但若厲兵秣馬春去冬來足使賊中疲弊取之

未晚帝覽奏不悅劉彥貞素驕貴無才畧不習兵所歷

藩鎮專為貪暴積財巨億以賂權要

萬萬為億億億為巨億詩所謂萬億

及种孔穎達所謂大數也

由是魏岑等爭譽之

譽音余

以為治民如龔

黃用兵如韓彭

龔遂黃霸漢之良吏韓信彭越漢之良將治直之翻

故周師至唐

主首用之其裨將咸師朗等皆勇而無謀聞李穀退喜

引兵直抵正陽旌旗輜重數百里

重直用翻

劉仁贍及池州

刺史張全約固止之仁贍曰公軍未至而敵人先遁是

畏公之威聲也安用速戰萬一失利則大事去矣彥貞

不從既行仁贍曰果遇必敗乃益兵乘城為備

以城中戰兵乘

城益守兵

李重進度淮逆戰於正陽東大破之

淮水西岸謂之西正陽屬

潁州潁上縣界東岸謂之東正陽屬壽州下蔡縣界北據九域志地也

斬彥貞生擒咸師

朗等斬首萬餘級伏尸三十里收軍資器械三十餘萬

是時江淮久安民不習戰彥貞既敗唐人大恐張全約

收餘衆奔壽州劉仁贍表全約為馬步左廂都指揮使

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

梁置南譙州於桑根山之陽在滁州清流縣西南八十里

隋始置清流縣唐為滁州治所清流關在縣西南二十餘里南唐所置也

滁州刺史王紹顏

委城走壬子帝至永寧鎮

九域志黃州麻城縣有永寧鎮此非也麻城在壽州西南

數百里帝猶未度淮安得至麻城之永寧邪又考九域志潁州汝陰縣有永寧鎮入東百餘里至正陽此則是

也謂侍臣曰聞壽州圍解農民多歸村落今聞大軍至

必復入城憐其聚為餓殍

復扶又翻殍被表翻

宜先遣使存撫各

令安業甲寅帝至正陽以李重進代李穀為淮南道行

營都招討使以穀判壽州行府事

宋敏求曰凡節度州為三品刺史州為五

品國初曹翰以觀察使判潁州是以四品臨五品州也
同品為知隅品為判自後唯輔臣宣徽使太子太保僕

射為判餘
並為知州
丙辰帝至壽州城下營於淝水之陽
淝水自安豐縣

界流入壽春縣界經壽春城北
入於淮去城二里水北為陽
命諸軍圍壽州徙正陽

浮梁於下蔡鎮
唐潁州有下蔡縣時廢縣為鎮西抵正陽五十五里
丁巳徵宋亳

陳頴徐宿許蔡等州丁夫數十萬以攻城晝夜不息唐

兵萬餘人維舟於淮營於塗山之下
塗山在濠州本塗山氏之邑禹會諸

侯處也今在鍾離縣西九十五里濱淮有漢當塗縣故
城南北朝兵爭之際為馬頭郡城淮水逕城北而東流

渦水自西北來注於淮謂
之渦口南岸正對馬頭城
庚申帝命太祖皇帝擊之

太祖皇帝遣百餘騎薄其營而偽遁伏兵邀之

大敗唐兵於渦口

敗補邁翻
渦音戈

斬其都監何延錫

等奪戰艦五十餘艘

艘蘇
邁翻

詔以武平節度使

兼中書令王逵為南面行營都統使攻唐之鄂

州逵引兵過岳州岳州團練使潘叔嗣厚具燕

犒奉事甚謹逵左右求取無厭

犒苦到翻
厭於鹽翻

不滿

望者譖叔嗣於逵云其謀叛逵怒形於詞色叔

嗣由是懼而不自安

為潘叔嗣殺
王逵張本

唐主聞湖南

兵將至命武昌節度使何敬洙徙民入城為固

守之計敬洙不從使除地為戰場曰敵至則與

軍民俱死於此耳

何敬洙為將亦唐之良也因王逵有潘叔嗣之難又以成

其名唐主善之 二月丙寅下蔡浮梁成上自往

視之戊辰廬壽光黃巡檢使司超

司姓也左傳鄭有司臣

奏敗唐兵三千餘人於盛唐

敗補邁翻盛唐本唐初之霍山縣也

開元二十七年更名盛唐屬壽州宋朝開寶四年改為六安縣九域志六安縣在壽州南二百

里 一十擒都監高弼等獲戰艦四十餘艘上命太

祖皇帝倍道襲清流關皇甫暉等陳於山下

陳讀

陣曰方與前鋒戰太祖皇帝引兵出山後暉等大

驚走入滁州

宋白曰滁州之地劉宋為新昌郡梁立南譙州於桑根山西今州西

南十八里南譙故城是也北齊自南譙徙新昌郡今州城是也隋廢州以其地為清流縣唐為滁

州欲斷橋自守

斷音短

太祖皇帝躍馬麾兵涉水

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為其主

為于偽翻

願容成列而

戰

皇甫暉受唐莊宗畜養之恩一旦作亂莊宗以之喪亡棄中國而奔江南委質於唐乃言

人各為其主蓋兵鋒所迫倉皇失措為是言以欺敵耳

太祖皇帝笑而許

之

太祖自審智勇足以辦皇甫暉故許之

暉整衆而出太祖皇帝

擁馬頸突陳而入

陳讀曰陣

大呼曰吾止取皇甫暉

它人非吾敵也手劍擊暉中腦生擒之

呼火故翻手式

又翻中竹仲翻

并擒姚鳳遂克滁州後數日宣祖皇帝

為馬軍副都指揮使

宣祖諱弘殷

引兵夜半至滁州

城下傳呼開門太祖皇帝曰父子雖至親城門

王事也不敢奉命

史言太祖勇於戰謹於守

上遣翰林學士

竇儀籍滁州帑藏

帑它朗翻藏祖浪翻下同

太祖皇帝遣親

吏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

傷也今既籍為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

竇儀有守

太祖皇帝由是重儀

太祖之識度豈一時將帥所能及哉

詔左金

吾衛將軍馬崇祚知滁州初永興節度使劉

詞遺表薦其幕僚薊人趙普有才可用會滁

州平范質薦普為滁州軍事判官太祖皇帝

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訊

鞠然後決所活十七八大祖皇帝益奇之

太祖

重寶儀奇趙普皆在潛躍之時普自此為太祖佐命元功儀乃為普所忌而不至相位

皇帝威名日盛每臨陳必以繁纓飾馬鎧仗鮮

明或曰如此為敵所識

陳讀曰陣繁蒲官翻

太祖皇帝曰

吾固欲其識之耳唐主遣泗州牙將王知朗齎

書抵徐州稱唐皇帝奉書大周皇帝請息兵修

好願以兄事帝歲輸貨財以助軍費

好呼到翻
愉春遇翻

甲戌徐州

以聞

九域志泗州西北至徐州七百里王知朗不敢詰軍前而抵徐州恐犯兵鋒而死也

帝不

答

以唐主猶敢抗禮欲為兄弟之國也

戊寅命前武勝節度使侯章等攻

壽州水寨決其壕之西北隅導壕水入于淝太祖

皇帝遣使獻皇甫暉等暉傷甚見上卧而言曰臣

非不忠於所事但士卒勇怯不同耳臣鄉日屢與

契丹戰

皇甫暉本魏兵唐莊宗使戍瓦橋拒契丹因而作亂其自謂屢與契丹戰蓋戍瓦橋

也時未嘗見兵精如此因盛稱太祖皇帝之勇上釋

之後數日卒帝詔知揚州無備

詞古永翻又翻正翻

已卯命

韓令坤等將兵襲之戒以毋得殘民其李氏陵寢遣人與李氏人共守護之唐主兵屢敗懼亡

乃遣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鍾謨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

李德明奉表稱臣來請平獻御服湯藥及金器千兩銀

器五千兩繒錦二千匹

繒慈陵翻

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斛

壬午至壽州城下謨德明素辯口上知其欲遊說

犒苦到翻

說式苗翻下欲說同

盛陳甲兵而見之曰爾主自謂唐室苗裔

唐南

祖唐太宗之子吳王恪

宜知禮義異於他國與朕止隔一水

謂南唐與

周以淮為界

未嘗遣一介修好

好呼到翻

惟泛海通契丹捨華事

夷禮義安在

自徐溫執吳政屢泛海使契丹欲與共圖中國至唐烈祖及今主皆然

且汝

欲說我令罷兵邪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所能移邪

言六國皆愚主故蘇張得行其遊說使遇英明之君雖辯如蘇張不能移也

可歸語汝主

語牛

倨翻

亟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觀金陵城

借府庫以勞軍

勞力到翻

汝君臣得無悔乎謨德明戰栗不

敢言 吳越王弘倣遣兵屯境上以俟周命蘇州營田

指揮使陳滿言於丞相吳程曰周師南征唐舉國驚擾

常州無備易取也

九域志蘇州西北至常州一百八十餘里易以鼓翻

會唐主有

詔撫安江陰吏民

江陰縣本晉毗陵之暨陽縣也江左分置蘭陵縣梁敬帝時常置江陰郡

及江陰縣隋廢唐置暨州南唐始置
江陰軍九域志在常州東北九十里滿告程云周詔書

已至程為之言於弘俶為于偽翻請亟發兵從其策丞相元

德昭曰唐大國未可輕也若我入唐境而周師不至誰

與并力能無危乎請姑俟之程固爭以為時不可失弘

俶卒從程議卒子恤翻癸未遣程督衢州刺史鮑修讓中直

都指揮使羅晟趣常州趣七喻翻程謂將士曰元丞相不欲

出師將士怒流言欲擊德昭吳越將士徂福州之勝謂唐之可乘也兵驕者破豈

虛言哉弘俶匿德昭于府中令捕言者歎曰方出師而士

卒欲擊丞相不祥甚哉 乙酉韓令坤奄至揚州

平旦先遣白延遇以數百騎馳入城城中不之覺

令坤繼至唐東都營屯使賈崇焚官府民舍棄城

南走副留守工部侍郎馮延魯髡髮被僧服匿于

佛寺

唐以揚州為東都故置留守髡髮昆翻被皮義翻

軍士執之令坤慰

撫其民使皆安堵庚寅王逵奏拔鄂州長山寨

長山在鄂州南界執其將陳澤等獻之辛卯太祖

唐立寨以備潭朗

皇帝奏唐天長制置使耿謙降

唐天寶元年分江都六合高郵三縣

地置千秋縣七載改名天長九域志天長縣在揚州西一百一十里獲芻糧二十餘萬

唐主遣園苑使尹延範如泰州

梁有宮苑使又有內園苑使唐置園苑使亦

猶是也遷吳讓皇之族于潤州

晉天福四年唐烈祖自潤州遷讓皇之族于泰州今

以周師攻逼復遷潤州

延範以道路艱難恐揚氏為變盡殺其男

子六十人還報唐主怒腰斬之韓令坤等攻泰州拔

之南唐升海陵鎮為泰州九域志揚州東至泰州一百一十五里

刺史方訥奔金陵自泰

州南奔泰興縣度江取潤州至金陵

唐主遣人以蠟丸求救于契丹壬

辰靜安軍使何繼筠獲而獻之

去年帝置靜安軍于李晏口

以給

事中高防權知泰州 癸巳吳越王弘俶遣上直都指

揮使路彥銖攻宣州羅晟帥戰艦屯江陰唐靜海制置

使姚彥洪帥兵民萬人奔吳越

帥讀曰率南唐于海陵之東境置靜海都鎮制

置院周取其地置靜海軍尋升為通州通州南至大江二十四里絕江而南即吳越之蘇州界

潘叔

嗣屬將士而告之曰吾事令公至矣

屬之欲翻集會也王逵兼中書令故

稱為令公今乃信讒疑怒軍還必擊我吾不能坐而待死汝

輩能與吾俱西乎眾憤怒請行叔嗣帥之西襲朗州

九域

志岳州西至朗州五百五十里帥讀曰率

逵聞之還軍追之及于武陵城外

朗州武陵郡與叔嗣戰逵敗死

考異曰湖湘故事云王逵奉詔伐吳有蜜蜂無萬數集

逵繼蓋周行逢內喜潛與潘叔嗣張文表等謀曰我覩王公妖怪入繼他時忽落別人之手我輩處身何地我等若三人同心共保馬氏舊基同處富貴豈不是男兒哉叔嗣文表聞行逢之言已會深意遂乃拜受此語各散歸營廣本逵命行營副使毛立為表州營統軍使潘叔嗣張文表為前鋒軍次醴陵縣吏請具牛酒犒軍立不許叔嗣文表因士卒之怒縛立送于行逢以兵叛逵遠大懼乘輕舟奔朗州叔嗣追至朗州殺之湖湘故事逵連夜走歸朗州去經數日潘叔嗣始到潭州既聞王逵走歸朗州亦以舟楫倍程而趨至朗州殺之今按世宗實錄顯德三年二月丙寅朗州王逵言領大軍入淮南界庚寅言入鄂州界攻下長山寨癸巳荆南高保融言進逵自鄂州領兵復歸本道又云潘叔嗣為先鋒行及鄂州叔嗣回戈襲武陵進逵聞之倍道先入武陵叔

嗣攻其城進遠敗走為叔嗣所殺又云三月壬寅進遠
差牙將押送淮南將陳澤等蓋進遠未敗前奏事三月
始遠行在與薛史承襲傳及湖南傳記略同惟湖湘故
事及丁璣馬氏行事記載遠攻袁州叔嗣叛之丁璣云
遠三月至潭州四月叔嗣叛丁璣云五月五日叔嗣殺
遠于朗州皆妄也周行逢據湖南仕進尚門蔭衍屢獻
文章不得調退居鄉里教授及張文表叛辟為幕職事
敗逃遁會赦乃敢出窮困無以自進採摭故事撰湖湘
馬氏故事二十卷如京師獻之太宗憫其窮且老授將
作監丞衍本小人言辭鄙俚非有意著書故叙事顛倒
前後自相違背以無為有不可勝數素怨周行逢尤多
誣毀不欲行逢不預叔嗣之謀乃妄造此說凡載行逢
罪惡之甚者皆出于衍云璣亦國初人疑其
說得于衍書皆不可為據今從十國紀年 或勸叔嗣
遂據朗州叔嗣曰吾救死耳安敢自尊宜以督府歸潭

州太尉

時湖湘以朗州為督府潭州太尉謂周行逢也

豈不以武安見處乎行

逢必將以潭州處已處昌呂翻

乃歸岳州使團練判官李簡

潘叔嗣為岳州團練

使判官其屬也

帥朗州將吏迎武安節度使周行逢

帥讀曰眾率下同

謂行逢必以潭州授叔嗣

謂告也語也

行逢曰叔嗣賊殺主

帥罪當族所可恕者得武陵而不有以授吾耳若遽用

為節度使天下謂我與之同謀何以自明宜且以為行

軍司馬俟踰年授以節鉞可也

觀此則周行逢本有奉辭討潘叔嗣之心以其

迎已故不發耳

乃以衡州刺史莫弘萬權知潭州帥眾入朗州

自稱武平武安留後告于朝廷

行逢欲兼有潭朗也

以叔嗣為行

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曰行軍司馬吾嘗為之

周行逢為武安行軍司馬見上卷太祖廣順三年

權與節度使相埒耳

埒龍輟翻等也

叔嗣猶不滿望更欲圖我邪或說行逢授叔嗣武安節

鉞以誘之

說式芮翻誘以九翻

令至都府受命此乃机上肉耳行

逢從之叔嗣將行其所親止之叔嗣自恃素以兄事行

逢相親善

行逢叔嗣親善事始見二百九十一卷太祖廣順二年九月

遂行不疑行

逢遣使迎候道路相望既至自出郊勞

勞力到翻

相見甚懽

叔嗣入謁未至聽事

聽讀曰廳

遣人執之立于庭下責之曰

汝為小校無大功

校戶教翻

王逵用汝為團練使一旦反殺

主帥

帥所類翻

吾以疇昔之情未忍斬汝以為行軍司馬乃

敢違拒吾命而不受乎叔嗣知不免以宗族為請遂斬

之

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三

詳校官修撰臣錢 榮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李 榮

謄錄監生臣俞成鰲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三百九十三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後周紀四

起柔兆執徐三月盡彊
圍大荒落凡一年有奇

世宗睿文孝武皇帝中

顯德三年三月甲午朔上行視水寨至泚橋

行下孟
翻泚橋

於泚水上自取一石馬上持之至寨以供礮從官過

橋者人齎一石

礮與砲同音普豹翻
從才用翻齎戕西翻

太祖皇帝乘皮

船入壽春壕中城上發連弩射之

皮船縫牛皮為之連弩即今之划車

弩也射而亦翻

矢大如屋椽牙將館陶張瓊遽以身蔽之矢

中瓊髀

椽重椽翻中竹仲翻髀部禮翻

死而復蘇鏃著骨不可出

直著

畧翻瓊飲酒一大卮令人破骨出之流血數升神色自

若

史言瓊之勇後太祖登極遂以瓊總侍衛親兵

唐主復以右僕射孫晟

為司空

復扶又翻

遣與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入見稱自

天祐以來

見賢通翻天祐唐昭宗年號

海內分崩或跨據一方或遷

革異代

跨據一方謂四方割劇之國遷革異代謂中國數易主也

臣紹襲先業奄有

江表顧以瞻烏未定附鳳何從

詩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漢耿純曰攀龍鱗附

鳳翼此言未見真主則無從而歸附也

今天命有歸聲教遠被

被義翻願比

兩浙湖南仰奉正朔謹守土疆

兩浙自錢鏐以來湖南自馬殷以來皆奕世奉

事中乞收薄伐之威

薄迫也有鐘鼓曰伐詩云薄伐玁狁

赦其後

服之罪首於下國俾作外臣則柔遠之德云誰不服又

獻金千兩銀十萬兩羅綺二千匹晟謂馮延巳曰此行

當在左相

唐以馮延巳為左僕射位在孫晟上故晟云然

晟若辭之則負先帝

既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謂崇質曰君家百口宜自為謀

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永陵一培土餘無所知

永陵者唐主父昇墓

也培蒲枚翻唐陸龜蒙築城詞城上一培土手中千萬

杵則培土以益土為義一培土猶言益一畚土也又薄

口翻說文曰培塿小冢也一培土

猶言一冢土也歐史作一杯土

南漢甘泉宮使林

延遇陰險多計數南漢主倚信之誅滅諸弟皆延遇之

謀也

南漢主誅諸弟事並見前

乙未卒國人相賀延遇病甚薦內給

事龔澄樞自代南漢主即日擢澄樞知承宣院及內侍

省澄樞番禺人也

龔澄樞繼林延遇用事南漢遂亡矣番禺音潘禺魚容翻又音愚

光

舒黃招安巡檢使行光州刺史何超以安隨申蔡四州

兵數萬攻光州

九域志光州西南至安州六百里隨州東至安州二百四十里東北至申州二

百五十里申州東至光州二百五十里光州北至蔡州二百五十里蓋以鄰郡之兵環而攻之

丙申

超奏唐光州刺史張紹棄城走都監張承翰以城降丁

酉行舒州刺史郭令圖拔舒州唐蘄州將李福殺其知

州王承雋舉州來降遣六宅使齊藏珍攻黃州

九域志舒州西

至蘄州二百九十八里蘄州西至黃州二百一十里三州皆潁江

彰武留後李彥頤

性貪虐

顧於倫翻

部民與羌胡作亂攻之上召彥頤還朝

自延

州召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朝直遙翻

秦鳳之平也

事見上卷上年

上赦所俘蜀

兵以隸軍籍

五代會要顯德二年十二月以新收秦鳳州所擒川軍署為懷恩軍所謂隸軍籍也

從征淮南復亡降于唐

復扶又反

癸卯唐主表獻百五十人

上悉命斬之

舒州人逐郭令圖鐵騎都指揮使洛陽

王審琦選輕騎夜襲舒州復取之令圖乃得歸

得復歸舒州

馬希崇及王延政之子繼沂皆在揚州招撫存之

楚闕

世事中國具後為南唐所俘囚於揚州周得揚州故撫存之

丙午孫晟等至上所

至行在所也

庚戌上遣中使以孫晟詣壽春城下且招諭之

仁贍見晟戎服拜於城上

以邊帥見宰相禮拜晟

晟謂仁贍曰君

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上聞之甚怒晟曰臣為宰相

豈可教節度使外叛邪上乃釋之

孫晟之辭直周世宗亦何以罪之

唐主使李德明孫晟言於上請去帝號

去美呂翻

割壽濠泗

楚光海六州之地

六州之地皆瀕淮周既得之則唐失長淮之險藉使周從唐之請而罷兵

江北之地它日亦不能守矣

仍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

輸春遇翻

上以

淮南之地已半為周有諸將捷奏日至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德明見周兵日進奏稱唐主不知陛下兵力如此之盛願寬臣五日之誅得歸白唐主盡獻江北之地

上乃許之晟因奏遣王崇質與德明俱歸

王崇質副上孫晟來使

遣供奉官安弘道送德明等歸金陵賜唐主書其略曰

但存帝號何爽歲寒

爽差也言歲寒知松柏之後彫儻此約不差也許唐主自帝江南

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于險又曰俟諸郡之悉來

謂江北諸

也郡即大軍之立罷言盡於此更不煩云

煩勞也言更不勞云云也苟

曰未然請從茲絕又賜其將相書使熟議而來唐主復

上表謝

復扶又翻上時掌翻

李德明盛稱上威德及甲兵之彊勸

唐主割江北之地唐主不悅宋齊丘以割地為無益德

明輕佻言多過實國人亦不之信

佻士彫翻國人謂南唐通國之人史言誕

妄之士雅不足以孚乎人不惟喪身且誤國事

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素惡

德明與孫晟

惡烏路翻

使王崇質異其言因譖德明於唐主

曰德明賣國求利唐主大怒斬德明於市

為鍾謨為李德明修怨張

本

吳程攻常州破其外郭執唐常州團練使趙仁澤

送于錢唐仁澤見吳越王弘俶不拜責以負約

唐興吳越本通

好而吳越以周之命而攻唐故責其負約

弘俶怒決其口至耳元德昭憐其

忠為傅良藥得不死

唐非無忠臣也不能用耳為于偽翻

唐主以吳越兵

在常州恐其侵逼潤州

九域志常州西北至潤州一百七十一里

以宣潤大

都督燕王弘冀年少

少詩照翻

恐其不習兵徵還金陵

還從宣翻

部將趙鐸言於弘冀曰大王元帥衆心所恃逆自退歸

所部必亂弘冀然之辭不就徵部分諸將為戰守之備

分扶問翻

龍武都虞候柴克宏再用之子也

柴再用事楊氏為將屢立戰功

又及事徐溫父子

沈默好施

沈持林翻好呼到翻施式政翻

不事家產雖典宿

衛日與賓客博奕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為非將帥才

將即亮翻帥所類翻

至是有言克宏久不遷官者唐主以為撫州

刺史克宏請效死行陳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為

將苟不勝任分甘拏戮

趙括之母不肯保任其子柴克宏之母自稱薦其子皆知之審

也拏子也言與其子甘同戮也行戶剛翻陳與陣同勝音升分扶問翻拏音奴

唐主乃以克宏

為右武衛將軍使將兵會袁州刺史陸孟俊救常州時

唐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數千人皆羸老

羸倫為翻

樞密

使李徵古復以鎧仗之朽蠹者給之克宏訴於徵古徵

古慢罵之衆皆憤恚

恚於避翻

克宏怡然至潤州徵古遣使

召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以神衛統軍朱匡業代之燕王弘冀謂

克宏

謂者告語之也

君但前戰吾當論奏乃表克宏才略可以

成功常州危在旦莫

莫讀曰暮

不宜中易主將克宏引兵徑

趣常州

趣七俞翻

徵古復遣使召之

復扶又翻

克宏曰吾計日破

賊汝來召吾必奸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密命而

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

柴克宏前日之怡然乃養成今日之勇決也

初鮑修讓羅晟在福州與吳程有隙

漢天福十二年吳越使鮑修讓戍福

州是年以吳程鎮福州

至是程抑挫之二人皆怨先是唐主遣中

書舍人喬匡舜使於吳越

先悉薦翻

壬子柴克宏至常州蒙

其船以幕匿甲士於其中聲言迎匡舜吳越邏者以告

邏即佐翻

程曰兵交使在其間

用左傳語

不可妄以為疑唐兵登

岸徑薄吳越營羅晟不力戰縱之使趣程帳

趣七喻翻

程僅

以身免克宏大破吳越兵斬首萬級朱匡業至行營克

宏事之甚謹吳程至錢唐吳越王弘俶悉奪其官甲

寅蜀主以捧聖控鶴都指揮使李廷珪為左右衛聖諸

軍馬步都指揮使仍分衛聖匡聖步騎為左右十軍以

武定節度使呂彥琦等為使

為軍使也

廷珪總之如趙廷隱

之任

蜀自李仁罕之誅趙廷隱專總宿衛諸軍後為安思謙所譖罷事並見前

初柴克宏

為宣州巡檢使始至城塹不修器械皆闕吏云自田頌

王茂章李遇相繼叛

唐天復三年田頌以宣州叛楊行密天祐二年王茂章叛梁乾元二

年李遇叛事並見前紀頌於倫翻

後人無敢治之者

治直之翻

克宏曰時移

事異安有此理悉繕完之由是路彥銖攻之不克

史言宣州

獲全亦柴克宏之力

聞吳程敗乙卯引歸唐主以克宏為奉化節

度使克宏復請將兵救壽州未至而卒

人有身死而名全者柴克宏是

也克宏敵吳越可以勝使遇周師未必能爾復扶又翻

河陽節度使白重贊

重直

龍翻

以天子南征慮北漢乘虛入寇繕完守備且請兵於

西京西京留守王晏初不之與又慮事出非常乃自將

兵赴之重贊以晏不奉詔而來拒不納遣人謂之曰令

公昔在陝服已立大功

謂天福十二年晏舉陝城降漢高祖也晏時兼中書令故稱爲

令公陝失再翻

河陽小城不煩枉駕晏慙忤而還

忤疾各翻還從宣翻又如

字孟洛之民數日驚擾

以王晏出兵而白重贊拒之恐兵交而罹其禍

唐主

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景達將兵拒周以陳覺為監軍

使前武安節度使邊錫為應援都軍使

邊錫以失潭州奪節今叙用之

中書舍人韓熙載上書曰信莫信於親王重莫重於元

帥安用監軍使為

句斷

唐主不從遣鴻臚卿潘承祐詣泉

建召募驍勇承祐薦前永安節度使許文稹

稹止忍翻

靜江

指揮使陳德誠建州人鄭彥華林仁肇唐主以文稹為

西面行營應援使彥華仁肇皆為將

將即亮翻

仁肇仁翰之

弟也

林仁翰見二百八十四卷晉出帝開運元年唐主之保大二年也

夏四月甲子

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李重進為廬壽等

州招討使以武寧節度使武行德為濠州城下都部署

唐右衛將軍陸孟俊自常州將兵萬餘人趣泰州

九域志自常州北至泰州一百九十七里

周兵遁去孟俊復取之

復取泰州遣

陳德誠戍泰州孟俊進攻揚州屯于蜀岡韓令坤棄

揚州走

蜀岡在揚州城西揚州城在蜀岡東南城之東南北皆平地溝澮交貫惟蜀岡諸山西接

廬滁凡北兵南寇揚州率循山而來據高為壘以臨之今陸孟俊據蜀岡以斷周兵援路故韓令坤懼而

走

帝遣張永德將兵救之令坤復入揚州

援兵至故復入揚州

帝又遣太祖皇帝將兵屯六合

六合縣屬揚州在州西北一百三十里劉昫曰

六合漢臨淮郡之堂邑縣晉置秦郡北齊置秦州隋置方州後廢唐武德初置六合縣

太祖皇

帝令曰揚州兵有過六合者折其足

自揚州西北歸須過六合故云

然折而設翻

令坤始有固守之志帝自至壽春以來命諸

軍晝夜攻城久不克會大雨營中水深數尺

深式浸翻

攻

具及士卒死亡頗多

時周兵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壽春城又束巨竹數十萬

竿上施板屋號曰竹龍載甲士以攻之會淝水暴漲礮舟竹龍皆漂向南岸為唐兵所焚糧運不

繼李德明失期不至

李德明歸至金陵被誅

乃議旋師或勸帝

東幸濠州聲言壽州已破從之己巳帝自壽春循淮

而東乙亥至濠州

九域志壽州東至濠州三百八十里

韓令坤販唐兵

於城東

此楊州城東也敗補遺翻

擒陸孟俊初孟俊之廢馬希萼

立希崇也

事見二百九十卷太祖廣順元年

滅故舒州刺史楊昭憚

之族而取其財

憚於粉翻薛史曰楊昭憚長沙人父諡事馬殷為節度行軍司馬諡仲女

為衡

陽王夫人希聲襲位昭憚遷衡州刺史自以地

連戚里積財貨建大第二子為牙內都將少長豪富

任氣凌下士大夫惡之長沙兵亂陸孟俊怒曰楊氏

怙寵滅義為國人所患久矣於是族滅楊氏舒當作

衡

楊氏有女美獻於希崇令坤入揚州希崇以楊氏

遺令坤令坤嬖之

遺唯季翻嬖卑義翻又必計翻愛也幸也

既獲孟俊將

械送帝所楊氏在簾下忽撫膺慟哭令坤驚問之對

曰孟俊昔在潭州殺妾家二百口今日見之請復其

寃令坤乃殺之

史言人不可妄殺
雖女子亦能復讐

唐齊王景達將

兵二萬自瓜步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諸

將欲擊之太祖皇帝曰彼設柵自固懼我也今吾衆

不滿二千若往擊之則彼見吾衆寡矣不如俟其來

而擊之破之必矣居數日唐出兵趣六合

趣七
喻翻

太祖

皇帝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

近其
新翻

餘衆尚萬餘

爭舟走度江溺死者甚衆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

也士卒有不致力者太祖皇帝陽為督戰以劒斫其

皮笠明日徧閱其皮笠有劒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

是部兵莫敢不盡死先是唐主聞揚州失守命四旁

發兵取之

先悉薦翻

已卯韓令坤奏敗揚州兵萬餘人於

灣頭堰

九域志揚州江都縣有灣頭鎮在今揚州城北十五里敗補邁翻

獲漣州刺

史秦進崇

唐蓋置漣州於漣水縣九域志漣水西南至楚州六十里

張永德奏敗

泗州萬餘人於曲溪堰

曲溪在盱眙縣西南十里按招信圖經曲溪堰亦謂之新

堰

丙戌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為淮南節度使兼

江招討使渦口奏新作浮梁成丁亥帝自濠州如渦

口渦口渦水入淮之口郡縣志渦口城東南至濠州九十里渦音戈帝銳於進取欲

自至揚州范質等以兵疲食少泣諫而止又嘗怒翰林學士竇儀欲殺之范質入救之帝望見識其意即起避之質趨前伏地叩頭諫曰儀罪不至死臣為宰相致陛下枉殺近臣罪皆在臣繼之以泣帝意解乃釋

之北漢葬神武帝於交城北山

隋分晉陽縣置交城縣取縣西北古交城

為名初治交山唐天授元年移治却波村九域志在陽曲縣西南一百里宋白曰大通監本古交城之地管東

西二治烹鐵務東治在綿廟號世祖五月丙辰朔以上縣西治在交城縣北山

渦口為鎮淮軍丙申唐永安節度使陳誨敗福州兵

於南臺江

今福州南九里有釣龍臺山臨江南臺江當即是地薛史地理志福州福唐縣晉天福

初改為南臺縣蓋以江名縣也後復舊

俘斬千餘級唐主更命永安曰忠

義軍

晉開運二年唐克建州置永安軍更工衡翺

誨德誠之父也

戊戌帝

留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圍壽州自渦口北歸

乙卯至大梁

自渦口至大梁七百四十里

六月壬申赦淮南諸州

繫囚除李氏非理賦役事有不便於民者委長吏以聞

長知兩翻

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彰信節度使李繼勳營於

壽州城南唐劉仁贍同繼勳無備

同相吏翻

出兵擊之殺士

卒數百人焚其攻具

唐駕部員外郎朱元因奏事論

用兵方略唐主以為能命將兵復江北諸州

將即亮翻下同

秋七月辛卯朔以周行逢為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靜

江等軍事行逢既兼總湖湘乃矯前人之弊留心民事

悉除馬氏橫賦

橫戶孟翻下驕橫同馬氏自希範以來始加賦於境內

貪吏猾民

為民害者皆去之

去羌呂翻

擇廉平吏為刺史縣令朗州民

夷雜居劉言王逵舊將多驕橫行逢壹以法治之無所

寬假衆怨懟且懼

治直之翻
懟直類翻

有大將與其黨十餘人謀

作亂行逢知之大會諸將於座中擒之數曰吾惡衣糲

食充實府庫正為汝曹

數所具翻責數也糲
盧達翻為于偽翻

何負而反

今日之會與汝訣也立梟殺之座上股栗行逢曰諸君

無罪皆宜自安樂飲而罷

梟則瓜翻
樂音洛

行逢多計數善發

隱伏將卒有謀亂及叛亡者行逢必先覺擒殺之所部

凜然然性猜忍常散遣人密訶諸州事

訶古永翻
又翻正翻

其之

邵州者無事可復命但言刺史劉光委多宴飲行逢曰

光委數聚飲

數所角翻

欲謀我邪即召還殺之親衛指揮使

衡州刺史張文表恐獲罪求歸治所

求解兵柄歸衡州也

行逢許

之文表歲時饋獻甚厚及謹事左右由是得免

其後行逢臨卒

謂其子保權曰吾起隴畝為團兵同時十人皆誅張文表獨存是時王逵張儼何敬真朱全瑋潘叔嗣皆已死

唯蒲公益宇文瓊彭萬和與文表史不言其有它此三人者必又相繼為行逢所殺而文表獨免也行逢死則

文表叛矣

行逢妻鄖國夫人鄧氏

鄧音云路振九國志作嚴氏

陋而剛決

善治生

治貞之翻

嘗諫行逢用法太嚴人無親附者行逢怒

曰汝婦人何知鄧氏不悅因請之村墅視田園遂不復

歸府舍

之往也豐承與翻復扶又翻府舍朗州府舍也

行逢屢遣人迎之不至

一旦自帥僮僕來輸稅

帥讀曰率輸存遇翻下同

行逢就見之曰吾

為節度使夫人何自苦如此鄧氏曰稅官物也公為節

度使不先輸稅何以率下且獨不記為里正代人輸稅

以免楚撻時邪行逢欲與之歸不可

不肯歸府舍也

曰公誅殺

太過常恐一旦有變村墅易為逃匿耳

易以政翻

行逢慙怒

其僚屬曰夫人言直公宜納之行逢壻唐德求補吏行

逢曰汝才不堪為吏吾今私汝則可矣汝居官無狀吾

不敢以法貸汝則親戚之恩絕矣與之耕牛農具而遣

之行逢少時嘗坐事黥隸辰州銅阮

少詩照翻黥具京翻唐文宗之世天

下銅阮五十辰州不在其數辰州銅阮蓋馬氏所置也

或說行逢公面有文恐為

朝廷使者所嗤

說式芮翻嗤丑之翻

請以藥滅之行逢曰吾聞漢

有黥布不害為英雄吾何耻焉

黥布事見八卷秦二世二年

自劉言

王逵以來屢舉兵將吏積功及所羈縻蠻夷檢校官至

三公者以千數

羈縻蠻夷謂溪峒諸蠻夷

前天策府學士徐仲雅自

馬希廣之廢杜門不出

馬希廣廢事見二百八十九卷漢乾祐二年

行逢慕

之署節度判官仲雅曰行逢昔趨事我奈何為之幕吏
辭疾不至行逢迫脅固召之面授文牒終辭不取行逢
怒放之邵州既而召還會行逢生日諸道各遣使致賀
行逢有矜色謂仲雅曰自吾兼鎮三府

三府武平武安靜江軍府也

四鄰亦畏我乎仲雅曰侍中境內

周行逢加侍中故徐仲雅稱之彌天

太保徧地司空四鄰那得不畏行逢復放之邵州

復扶又翻

竟不能屈有僧仁及為行逢所信任軍府事皆預之亦

加檢校司空娶數妻出入導從如王公

從才用翻

辛亥宣

懿皇后符氏殂

唐將朱元取舒州刺史郭令圖棄城

走李平取蘄州唐主以元為舒州團練使平為蘄州刺

史元又取和州

朱元李平皆李守貞所遣求救於唐者也事見二百八十八卷漢乾祐元年

初唐人以茶鹽強民而徵其粟帛謂之博徵

強其兩翻博博易也

言以茶鹽博易而徵其粟帛

又興營田於淮南民甚苦之及周師至

爭奉牛酒迎勞

勞力到翻

而將帥不之恤

帥所類翻

專事俘掠視

民如土芥民皆失望相聚山澤立堡壁自固操農器為

兵

刀操

積紙為甲時人謂之白甲軍周兵討之屢為所

敗

邁翻

先所得唐諸州多復為唐有唐之援兵營於紫

金山

紫金山在壽春南或云即八公山

與壽春城中烽火相應淮南節

度使向訓奏請以廣陵之兵併力攻壽春俟克城更圖

進取詔許之訓封府庫以授揚州主者命揚州牙將分

部按行城中秋毫不犯

分扶問翻行下孟翻

揚州民感悅軍還或

負糗糒以送之

糗去久翻熬米麥為之糒平秘翻乾飯也

滁州守將亦棄城

去皆引兵趣壽春唐諸將請據險以邀周師宋齊丘曰

如此則怨益深乃命諸將各自保守毋得擅出擊周兵

由是壽春之圍益急齊王景達軍于濠州遙為壽州

聲援軍政皆出於陳覺景達署紙尾而已擁兵五萬無

決戰意

嗚呼比年襄陽之陷得非援兵不進之罪

將吏畏覺無敢言者 八

月戊辰端明殿學士王朴司天少監王處訥撰顯德欽

天厯上之

初王處訥私造明玄厯于家因唐世所行崇玄厯而明之也帝以王朴通於厯數乃詔朴

撰定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斂為四篇合為厯經併著顯德三年七政細行厯一卷以為欽天厯

詔自

來歲行之 殿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張永德屯下

蔡唐將林仁肇以水陸軍援壽春永德與之戰仁肇以
船實薪芻因風縱火欲焚下蔡浮梁俄而風回唐兵敗
退永德為鐵綆千餘尺綆若杏翻距浮梁十餘步橫絕淮流
繫以巨木由是唐兵不能近近其斬翻九月丙午以端明

殿學士左散騎常侍權知開封府事王朴為戶部侍郎
充樞密副使冬十月癸酉李重進奏唐人寇盛唐鐵
騎都指揮使王彥昇等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彥昇蜀
人也丙子上謂侍臣近朝徵歛穀帛多不俟收穫紡

績之畢

侍臣之下有曰字文意乃足近朝猶言近代也朝直遙翻下同

乃詔三司自今

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

五代會要曰二稅起徵皆以月一日民間

便之山南東道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安審琦鎮

襄州十餘年

漢天福十二年安審琦鎮襄陽至是十年矣

至是入朝除守太

師遣還鎮既行上問宰相卿曹送之乎對曰送至城南

審琦深感聖恩

五代以來方鎮入朝者或留不遣或易置之今加官遣還鎮故感恩

上曰

近朝多不以誠信待諸侯諸侯雖有欲効忠節者其道

無由王者但能毋失其信何患諸侯不歸心哉壬午

張永德奏敗唐兵于下蔡敗補是時唐復以水軍攻

永德復扶又翻永德夜令善游者沒其船下縻以鐵鎖縱

兵擊之船不得進退溺死者甚衆永德解金帶以賞

善游者甲申以太祖皇帝為定國節度使兼殿前

都指揮使

定國軍即同州匡國軍也太祖登極避御名始改為定國軍史亦因以後所改軍號

書之太祖皇帝表渭州軍事判官趙普為節度推官

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悅永德密表重進有二心帝

不之信時二將各擁重兵衆心憂恐重進一日單騎

詣永德營

李重進時在壽州城下張永德營下蔡

從容宴飲謂永德曰

吾與公幸以肺腑俱為將帥

從千客翻下同李重進太祖之甥張永德太祖

之婿故云然

奚相疑若此之深邪永德意乃解衆心亦安

唐主聞之以蠟丸遺重進誘以厚利其書皆謗毀及

反間之語

遺唯李翻誘以久翻間古覓翻

重進奏之初唐使者孫晟

鍾謨從帝至大梁帝待之甚厚每朝會班於中書省

官之後時召見飲以醇酒

飲於鵠翻

問以唐事晟但言唐

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蠟書帝大怒召

晟責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請死而已問以唐虛實默

不對十一月乙巳帝命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軍巡院侍衛

親軍分左右軍各更以帝意問之翰與之飲酒數行從

容問之晟終不言翰乃謂曰有敕賜相公死以唐所授官稱之

晟神色怡然索袍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

乃就刑索山客翻孫晟可謂盡節於所事矣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從才用翻

貶鍾謨耀州司馬既而帝憐晟忠節悔殺之召謨拜衛

尉少卿 帝召華山隱士真源陳搏真源漢古縣隋為谷陽縣唐高宗乾

封元年以老子所生之地改為真源縣載初元年改為仙源縣神龍元年復曰真源屬亳州宋大中祥符七年改曰衛真縣九域志在州西六十里搏徒九翻問以飛升黃白之術飛升者謂羽化

而升仙黃白者謂煉白金為黃金對曰陛下為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

安用此為戊申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治直之翻長知

兩翻十二月壬申以張永德為殿前都點檢後唐以來車駕行幸

及出征則置大內都點檢之官後周選驍勇之士充殿前諸班始置殿前都點檢於都指揮使之上自宋太

祖皇帝以殿前都點檢登極是後不復除授分命中使發陳蔡宋亳潁兗

曹單等州丁夫城下蔡單音善是歲唐主詔淮南營田

害民尤甚者罷之遣兵部郎中陳處堯持重幣浮海詣

契丹乞兵

處昌呂翻部郎中段處常今從晉陽聞見錄

考異曰十國紀年作兵

契丹不

能為之出兵

偽翻為于

而留處堯不遣處堯剛直有口辯久

之忿懟數面責契丹主

懟直類翻數所角翻

契丹主亦不之罪也

蜀陵榮州獠反

宋白曰晉太元中益州刺史毛璩置西城戍於漢武陽縣之東境周閔帝

元年於此置陵州因陵并為名榮州古夜郎國漢開為南安縣地蕭齊於此晉南安郡隋廢郡以其地屬資陽

郡唐武德初割資州之大牢威遠二縣置榮州取境有崇德山為名獠魯皓翻

弓箭庫使趙季

文討平之

職官分紀曰唐有內弓箭庫使五代去內字

吳越王弘俶括境

內民兵勞擾頗多判明州錢弘億手疏切諫罷之

四年春正月己丑朔北漢大赦改元天會以翰林學士
衛融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內客省使段恒為樞密使

恒戶
登翻

宰相屢請立皇子為王上曰諸子皆幼

上諸子
宗訓是

為恭帝次熙
讓熙謹熙誨

且功臣之子皆未加恩而獨先朕子能自

安乎 周兵圍壽春連年未下

前年十一月周
兵始攻壽州

城中食

盡齊王景達自濠州遣應援使永安節度使許文稹都
軍使邊鎬北面招討使朱元將兵數萬沂淮救之軍於

紫金山列十餘寨如連珠與城中烽火晨夕相應又築

甬道抵壽春

甬余拱翻

欲運糧以饋之綿亘數十里將及壽

春李重進邀擊大破之死者五千人奪其二寨丁未重

進以聞戊申詔以來月幸淮上劉仁瞻請以邊鎬守城

自帥衆決戰

帥讀曰率

齊王景達不許仁瞻憤邑成疾其幼

子崇諫夜泛舟度淮北為小校所執

校戶

仁瞻命腰斬

之左右莫敢救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以救之仁瞻

不許廷構復使求救於夫人

復扶又翻使疏吏翻

夫人曰妾於崇

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

氏為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

後成喪

趣讀曰促

將士皆感泣議者以唐援兵尚彊多請罷

兵帝疑之李穀寢疾在第二月丙寅帝使范質王溥就

與之謀穀上疏以為壽春危困破在旦夕若鑾駕親征

則將士爭奮援兵震恐城中知亡必可下矣上悅庚

午詔有司更造祭器祭玉等命國子博士聶崇義討論

制度為之圖

祭器樽彝簋簠簠豆之屬也祭玉蒼璧禮
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

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也時禮官博士準詔議祭器祭
玉制度國子祭酒尹拙引崔靈恩三禮義宗云蒼璧所
以禮天其長十有二寸蓋法天之十二時又引江都集
白虎通諸書所說云璧皆外圓內方又云黃琮所以禮
地其長十寸以法地之數其琮外方內圓八角而有好
國子博士聶崇義以為璧內外皆圓其徑九寸按阮氏
鄭玄圖皆云九寸周禮玉人職又有九寸之璧及引爾
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
郭璞注云好孔也肉邊也而不載尺寸之數崇義又引
冬官玉人云璧好三寸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蓋兩邊
肉各三寸通好共九寸則其璧九寸明矣崇義又云黃
琮八方以象地每角各剡出一寸六分共長八寸厚一
寸按周禮圖及阮氏圖並無好又引冬官玉人云琮八
角而無好崇義又云琮璜圭璧並是禮天地之器而爾
雅唯言璧環瑗三者有好其餘琮璜諸器並不言之則
黃琮八角而無好明矣時太常卿田敏已下以崇義援

引周禮正文為是乃從之更工衡翻鼎尼輒翻

甲戌以王朴權東京留守兼判

開封府事以三司使張美為大內都巡檢以侍衛都虞

候韓通為京城內外都巡檢乙亥帝發大梁先是周與

唐戰

先悉薦翻

唐水軍銳敏周人無以敵之帝每以為恨返

自壽春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

艦戶黠翻艘蘇遭翻

命唐降卒教壯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

縱子容翻

殆勝

唐兵至是命右驍衛大將軍王環將水軍數千自閔河

汭入淮

丁度曰閔河本曰琵琶溝今名蔡河汭汭河也注詳見後卷蔡河下今按蔡河自東京戴

樓門入京城出宣化水門投東南下經陳州至蔡口
入潁河潁河自嵩山發源由潁昌至鹿邑界過蔡河
口與蔡河合流經順昌府唐人見之大驚乙酉帝至
潁上縣至西正陽入淮河

下蔡三月己丑夜帝度淮抵壽春城下庚寅旦躬擐

甲冑

擐音官

軍於紫金山南命太祖皇帝擊唐先鋒寨

及山北一寨皆破之斬獲三千餘級斷其甬道

斷音短

由是唐兵首尾不能相救至暮帝分兵守諸寨還下

蔡唐朱元恃功頗違元帥節度

朱元恃其復舒和之功也陳

覺與元有隙屢表元反覆不可將兵唐主以武昌節

度使楊守忠代之守忠至濠州覺以齊王景達之命召元

至濠州計事將奪其兵元聞之憤怒欲自殺門下客宋

均說元曰大丈夫何往不富貴何必為妻子死乎

均具冀翻

說式芮翻為于偽翻

辛卯夜元與先鋒壕寨使朱仁裕等舉寨萬

餘人降裨將時厚卿不從元殺之帝慮其餘衆汭流東

潰遽命虎捷左廂都指揮使趙鼎

五代會要廣順元年改侍衛馬軍曰龍捷

左右軍步軍曰虎捷左右軍鼎直遙翻

將水軍數千汭淮而下壬辰旦帝

軍于趙步

趙步在淮河北岸水濱泊舟之地人坎岸為道以上下謂之步趙步以趙氏居其地而得

名今自壽春花靨鎮淝淮東下百餘里得趙步灘又東
逕梁城灘北齊梁控扼之地也淮水中有梁城灘又東
二十五里諸將擊唐紫金山寨大破之殺獲萬餘人擒
至洛河口

許文稹邊錫楊守忠餘眾果淝淮東走帝自趙步將騎

數百循北岸追之諸將以步騎循南岸追之水軍自中

流而下唐兵戰溺死及降者殆四萬人獲船艦糧仗以

十萬數晡時帝馳至荆山港

荆山在濠州鍾離縣西八十三里即梁武帝築堰之

地今懷遠軍正治荆山

距趙步二百餘里是夜宿鎮淮軍

鎮淮軍時置於

口癸酉從官始至

從才用翻

劉仁瞻聞援兵敗扼吭歎息

苦

郎甲午發近縣丁夫城鎮淮軍為二城夾淮水徙下蔡

浮梁於其間扼濠壽應援之路會淮水漲唐濠州都監

彭城郭廷詔以水軍沂淮欲掩不備焚浮梁右龍武統

軍趙匡贊覘知之

覘丑廉翻又丑艷翻

伏兵邀擊破之唐齊王

景達及陳覺皆自濠州奔歸金陵惟靜江指揮使陳德

誠全軍而還

陳德誠誨之子也還從宣翻又如字

戊戌以淮南節度使向

訓為武寧節度使淮南道行營都監將兵戍鎮淮軍已

亥上自鎮淮軍復如下蔡庚子賜劉仁贍詔使自擇禍

福唐主議自督諸將拒周中書舍人喬匡舜上疏切諫

唐主以為沮衆流撫州

沮在呂翻

唐主問神衛統軍朱匡業

劉存忠以守禦方畧匡業誦羅隱詩曰時來天地皆同

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存忠以匡業言為然唐主怒貶匡

業撫州副使流存忠於饒州既而竟不敢自行甲辰帝

耀兵于壽春城北唐清淮節度使兼侍中劉仁贍病甚

不知人丙午監軍使周廷構營田副使孫羽等作仁贍

表遣使奉之來降丁未帝賜仁贍詔遣閤門使萬年張

保續入城宣諭仁瞻子崇讓復出謝罪戊申帝大陳甲

兵受降於壽春城北廷構等拜仁瞻出城

拜音余又羊姑翻

仁

瞻臥不能起帝慰勞賜賚

勞力到翻賚來代翻

復令入城養疾復

扶

又翻

考異曰實錄時仁瞻臥疾已亟遂翻然納款而

城中諸軍萬計皆屏息以聽其命又曰仁瞻輕財重士

法令嚴肅故能以一城之衆連年拒守逮其來降而其下無敢竊議者斯亦一時之名將也歐陽史三月仁瞻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為仁瞻書以城降世宗命拜仁瞻至帳前嗟嘆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制曰劉仁瞻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為多乃拜仁瞻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瞻不能受命而卒世宗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讓為懷州刺史李景聞仁瞻卒亦

贈太師入曰仁瞻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今周世宗實錄載仁瞻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為也當世宗時王環為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具後力屈而降世宗頗嗟其忠然止以為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乃庚戌徙壽州治下蔡

壽州宋升

為壽春府至今治下蔡縣而壽春故縣自為縣在淮水之南西北距下蔡二十五里高宗南渡復於壽州舊治壽春縣建安豐軍以為控扼之地蓋地險所在通古今不能易也宋白曰下蔡古之蔡國吳之州來左傳蔡成公遷于州來謂之下蔡是也漢為下蔡縣梁於碭石山築城以拒魏即今縣城也

赦州境死罪

以下州民受唐文書聚山林者並召令復業勿問罪有嘗為其殺傷者毋得讎訟鄉日政令有不便於民者令

本州條奏辛亥以劉仁贍為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制
辭略曰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堪比朕之
伐叛得爾為多是日卒追賜爵彭城郡王唐主聞之亦

贈太師帝復以清淮軍為忠正軍

楊氏以壽州置忠正軍後改清淮軍今復

為忠正軍以旌劉仁贍之節按薛史唐明宗天成二年
詔昇壽州為忠正軍長興二年閏五月己丑升廬州為
昭順軍八月癸酉升州為昭信軍宋白續通典曰壽州
後唐天成元年升為順化軍節度今並存之以俟博考

以旌仁贍之節以右羽林統軍楊信為忠正節度使同

平章事 前許州司馬韓倫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令坤

之父也令坤領鎮安節度使倫居于陳州

陳州鎮安軍治所干

預政事貪污不法為公私患為人所訟令坤屢為之泣

請

屢為于偽翻

癸丑詔免倫死流沙門島

登州蓬萊縣有沙門島置沙門寨

倫後得赦還居洛陽與光祿卿致仕柴守禮及當時將相王溥王晏王彥超之父游處恃勢恣橫洛陽人畏之

謂之十阿父

處昌呂翻下處之同橫戶孟翻阿烏葛翻

帝既為太祖嗣人無

敢言守禮子者但以元舅處之優其俸給未嘗至大梁

嘗以小忿殺人有司不敢詰

詰去吉翻

帝知而不問詔開

壽州倉賑饑民丙辰帝北還

還從宣翻

夏四月己巳至大梁

詔修永福殿命宦官孫延希董其役丁丑帝至其所

見役徒有削柿為匕瓦中噉飯者

柿方廢翻木札也匕卑履翻噉徒濫翻

大怒斬延希於市

帝之克秦鳳也

事見上卷二年以蜀兵

數千人為懷恩軍乙亥遣懷恩指揮使蕭知遠等將

士八百餘人西還

既以示中國威德又欲使之言己克平淮南數千里之地以恐動蜀

人

壬午李穀扶疾入見

見賢遍翻

帝命不拜坐於御坐

之側

御坐徂卧翻

穀懇辭祿位不許

甲申分江南降卒為

六軍三十指揮號懷德軍 乙酉詔疏汴水北入五丈

河河自都城歷曹濟及鄆其廣五丈舊名五丈河宋開寶六年詔改名廣濟河薛史曰浚五丈河東流於定

陶入于濟以通齊魯運路 由是齊魯舟楫皆達於大梁五月丁酉以

太祖皇帝領義成節度使 詔以律令文古難知格敕

煩雜不壹命御史知雜事張滉等唐制御史臺有侍御史六人以久次者一

人知雜事謂之雜端杜佑通典曰知雜事謂之南床殿中監察不得坐凡侍御史之例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

謂之南床百官察其行止出入揖讓去 訓釋詳定為刑

就殿中以下皆稟而隨之滉丞職翻 統刑統一書終 唐郭廷謂將水軍斷渦口浮梁又襲

敗武寧節度使武行德于定遠

銜音短敗補邁翻

行德僅以身

免唐主以廷謂為滁州團練使充上淮水陸應援使

上淮

謂淮水之上游也

蜀人多言左右衛聖馬步都指揮使保寧

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廷珪為將敗覆

敗覆謂敗軍而秦鳳階成四州之地

覆

不應復典兵

應於陵翻不應猶言不當也復扶又翻

廷珪亦自請罷去

六月乙丑蜀主加廷珪檢校太尉罷軍職李太后以典

兵者多非其人謂蜀主曰吾昔見莊宗跨河與梁戰及

先帝在太原平二蜀諸將非有大功無得典兵故士卒

畏服

李太后本唐莊宗後宮莊宗以賜蜀高祖故能言二主時事

今王昭遠出於廝

養

王昭遠成都人年十三事東郭禪師智諶為童子蜀高祖嘗飯僧於府昭遠執巾履隨智諶以入高祖愛

其慧黠時後主方就學令昭遠給事左右由是見親狎廝音斯養余亮翻

伊審徵韓保貞趙

崇韜皆膏粱乳臭子

按路振九國志趙崇韜者廷隱之子

素不習兵徒以

舊恩實於人上平時誰敢言者一旦疆場有事安能禦

大敵乎以吾觀之惟高彥儔太原舊人終不負汝自餘

無足任者蜀主不能從

及孟氏之亡僅高彥儔一人能以死殉國至蜀主之死其母亦

不食而卒婦人志節如此丈夫多有愧焉者

丁丑以前華州刺史王祚為

潁州團練使祚溥之父也溥為宰相祚有賓客溥常朝

服侍立

華戶化翻
朝貞遙翻

客坐不安席祚曰狔犬不足為起

與狔

豚同足為
于偽翻

秋七月丁亥上治定遠軍及壽春城南之

敗

定遠縣名屬濠州軍字衍定遠之敗見
上五月壽春城南之敗見去年六月

以武寧節度

使兼中書令武行德為左衛上將軍河陽節度使李繼

勲為右衛大將軍

北漢主初立七廟

北漢主自以承
高祖隱帝之後

與僭竊者不同然地狹國貧日困於
兵今始能立七廟以倣天子之制

司空兼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李穀臥疾二年凡九表辭位八月乙亥罷

守本官令每月肩輿一詣便殿議政事 以樞密副使

戶部侍郎王朴檢校太保充樞密使 懷恩軍至成都

是年四月遣懷恩軍西還今方至成都 蜀主遣梓州別駕胡立等八十人

東還

胡立為蜀所禽見上卷二年還從宣翻

且致書為謝請通好

好呼到翻 癸

未立等至大梁帝以蜀主抗禮不之答蜀主聞之怒曰

朕為天子郊祀天地時爾猶作賊何敢如是 九月中

書舍人竇儼上疏請令有司討論古今禮儀作大周通

禮考正鍾律作大周正樂又以為為政之本莫大擇人

擇人之重莫先宰相自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為輔弼
即兼三公僕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則以趨競為心既
得之也則以容默為事但思解密勿之務守崇重之官

逍遙林亭保安宗族乞今即日宰相於南宮三品兩省

給舍以上各舉所知

即日宰相謂見在相位者南宮謂尚書省也三品謂六部尚書也兩

省謂中書門下省也給舍謂給事中中書舍人也

若陛下素知其賢自可登庸

庸用也

若其未也且令以本官權知政事期歲之間察其

職業若果能堪稱

堪稱堪其任稱其職也稱尺證翻下不稱同

其官已高則

除平章事未高則稍更遷官權知如故若有不稱則罷

其政事責其舉者又班行之中

行戶剛翻

有員無職者太半

如諸衛將軍東官官屬內諸使之類

乞量其才器

量音良

授以外任試之於

事還以舊官登叙考其治狀

治直吏翻

能者進之否者黜之

又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貲產之半賞之或親

戚為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

聚矣

言或親戚相與為盜其中有能自首者則赦之其徒侶則論其罪也首式又翻

又新鄭鄉

村團為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為盜累其一村

將即亮翻下同累力

瑞翻

一戶被盜罪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

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鄰縣充斥而一境獨清

充斤

獨清皆言盜也

請令它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又累朝已

來屢下詔書聽民多種廣耕上輸舊稅

朝直遙翻輸春遇翻

及其

既種則有司履畝而增之故民皆疑懼而田不加闢夫

為政之先莫如敦信信苟著矣則田無不廣田廣則穀

多穀多則藏之民猶藏之官也又言陛下南征江淮一

舉而得八州

八州謂光黃舒蘄和楊滁泰皆取之

再駕而平壽春

事見上三月

威靈所加前無彊敵今以衆擊寡以治伐亂勢無不克

治直吏翻

但行之貴速則彼民免俘馘之災此民息轉輸之

困矣帝覽而善之儼儀之弟也 冬十月戊午設賢良

方正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

化等科

此所謂制舉也時詔應天下諸色人中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並許應詔其逐處州府

依每年貢舉人式例差官考試解送尚書吏部仍量試策論三道共三千字已上當日取文理俱優人物莢秀方得

解送取來年十月集上都具登朝官亦許上表自舉

癸亥北漢麟州刺史楊重訓

舉城降

太祖廣順二年楊重訓以麟州歸款中間必又附北漢也

以為麟州防禦使

己巳以王朴為東京留守聽以便宜從事以三司使張美充大內都點檢壬申帝發大梁十一月丙戌至鎮淮軍是夜五鼓濟淮丁亥至濠州城西濠州東北十八里有灘唐

人柵於其上環水自固

環音宦

謂周兵必不能涉戊子帝自

攻之命內殿直康保裔帥甲士數百乘橐駝涉水

帥讀曰率下同

太祖皇帝帥騎兵繼之遂拔之李重進破濠州南關城癸巳帝自攻濠州王審琦拔其水寨唐人屯戰船數百於城北植巨木於淮水以限周兵帝命水軍攻之拔其

木焚戰船七十餘艘

艘蘇遺
翻下同

斬首二千餘級又攻拔其

羊馬城城中震恐丙申夜唐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上表

言臣家在江南今若遽降恐為唐所種族

種章
勇翻

請先遣

使詣金陵稟命然後出降帝許之辛丑帝聞唐有戰船

數百艘在渙水東

渙水逕宿亳之間東南
至嶢石山西而南入淮

欲救濠州自將

兵夜發水陸擊之癸卯大破唐兵於洞口

今濠州東九
十里有浮山山下

有穴名浮山洞夏潦不能及而冬不加高
故人疑其山為浮洞口竊意即浮山洞口

斬首五千餘級

降卒二千餘人因鼓行而東所至皆下乙巳至泗州城下

太祖皇帝先攻其南因焚城門破水寨及月城

月城者臨水築城兩

頭抱水形如却月

帝居于月城樓督將士攻城

北漢主自即位

以來

顯德元年冬十一月北漢主即位

方安集境內未遑外略是月契丹

遣其大同節度使侍中崔勲將兵來會北漢欲同入寇北

漢主遣其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存瓌將兵會之南侵

潞州至其城下而還

忠武軍許州屬周李存瓌遙領耳還從宣嗣又如字

北漢主知

契丹不足恃而不敢遽與之絕贈送勲甚厚

猶欲倚之以為聲援

十二月乙卯唐泗州守將范再遇舉城降以再遇為宿州

團練使上自至泗州城下禁軍中芻蕘者毋得犯民田

如荒

招民皆感悅爭獻芻粟既克泗州無一卒敢擅入城者

帝聞唐戰船數百艘泊洞口遣騎訶之唐兵退保清口

訶古永翻又羈正翻清口即清河口也

戊午上自將親軍自淮北進命

太祖皇帝將步騎自淮南進諸將以水軍自中流進

共追唐兵時淮濱久無行人葭葦如織多泥淖溝塹

淖奴教翻塹七艷翻

士卒乘勝氣芟涉爭進皆忘其勞

芟蒲撥翻草行

為芟水行為涉庚申追及唐兵且戰且行金鼓聲聞數十里

聞音問

辛酉至楚州西北大破之

九域志泗州西至濠州一百七十五里東

北至楚州二百二十里

唐兵有沿淮東下者帝自追之太祖皇

帝為前鋒行六十里擒其保義節度使濠泗楚海都

應援使陳承昭以歸

保義軍陝州屬周陳承昭遙領耳

所獲戰船燒沉

之餘

林翻

得三百餘艘士卒殺溺之餘得七千餘人唐之

戰船在淮上者於是盡矣

郭廷謂使者自金陵還

還從

宣翻又如字

知唐不能救命錄事參軍鄱陽李延鄒草降表

延鄒責以忠義廷謂以兵臨之延鄒擲筆曰大丈夫終

不負國為叛臣作降表

為于偽翻史言李延鄒忠壯

廷謂斬之舉濠

州降得兵萬人糧數萬斛唐主賞李延鄒之子以官壬

戌帝濟淮至楚州營于城西北乙丑唐雄武軍使知連

水縣事崔萬迪降丙寅以郭廷謂為亳州防禦使戊辰

帝攻楚州克其月城庚午郭廷謂見於行宮

見賢通翻

帝曰

朕南征以來江南諸將敗亡相繼獨卿能斷渦口浮梁

破定遠寨

事見上五月

所以報國足矣濠州小城使李璟自

守能守之乎

璟居永翻

使將濠州兵攻天長帝遣鐵騎左廂

都指揮使武守琦將騎數百趨揚州至高郵

九域志高郵東南至

揚州一百里趨七喻翻

唐人悉焚揚州官府民居驅其人南渡江

九域志揚州南至江四十五里

後數日周兵至城中餘癘病十餘人而

已癘良中翻癘病也

癸酉守琦以聞帝聞泰州無備遣兵襲之

丁丑拔泰州

南漢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膺卒南

漢主聞唐屢敗憂形於色遣使入貢于周為湖南所閉

閉塞也塞其道不得通也

乃治戰艦修武備既而縱酒酣飲曰吾身

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

此所謂坐而待亡者也又古語云民主偷必死南漢主將

死之徵也治直
之翻艦戶黯翻

唐使者陳處堯在契丹白契丹主請

南遊太原北漢主厚禮之留數日北還竟卒於契丹

去年

唐主遣陳處堯
如契丹乞師

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四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後周紀五

起著雍敦牂歲盡屠
維揚洽凡二年

世宗睿文孝武皇帝下

顯德五年春正月乙酉廢匡國軍

唐末以同州
置匡國軍

唐改

元中興 丁亥右龍武將軍王漢璋奏克海州 己丑

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權揚州軍府事 上欲

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度

北神鎮在楚州城北五里吳王夫差

溝通江淮後人於此立堰者以淮水低溝水高防其欲洩也舟行度堰入淮今號為平水堰艦戶黠翻下同

鑿楚州西北鵲水以通其道

今楚州城西老鵲河是也

遣使行視還

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

行下孟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上自往視之授

以規畫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

百艘皆達于江

遭蘇翻

唐人大驚以為神

壬辰拔靜海

軍始通吳越之路

先是唐於海陵之東境置靜海都鎮制置院西至海陵二百七十五里宋

白曰靜海軍本揚州狼山鎮地南唐於狼山北立靜海制置院周得之建靜海軍尋升為通州先是帝

遣左諫議大夫長安尹日就等使吳越語之曰卿今去

雖汎海比還淮南已平當陸歸耳

自靜海軍東南至江口於狼山之西度江

登陸抵福山鎮則蘇州常熟縣界吳越之境也先悉薦翻語牛倨翻比必利翻

已而果然 甲

辰蜀右補闕章九齡見蜀主言政事不治由奸佞在朝

朝直遙翻

蜀主問奸佞為誰指李昊王昭遠以對蜀主怒以

九齡為毀斥大臣貶維州錄事參軍

臨亂之君各賢其臣卒之亡蜀者昊

昭遠也

周兵攻楚州踰四旬唐楚州防禦使張彥卿固

守不下乙巳帝自督諸將攻之宿於城下丁未克之彥

卿與都監鄭昭業猶帥衆拒戰

帥讀曰率

矢刃皆盡彥卿舉

繩牀以鬪而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降者

唐失淮南死於

城郭封疆者猶有人焉

高保融遣指揮使魏璘

璘離珍翻

將戰船百

艘東下會伐唐至于鄂州

庚戌蜀置永安軍於果州

以通州隸之

唐以天長為雄州以建武軍使易文質

為刺史二月甲寅文質舉城降

質於倫翻

戊午帝發楚州

丁卯至揚州命韓令坤發丁夫萬餘築故城之東南隅

為小城以治之

今揚州大城是也揚州古城西據蜀岡北包雷陂治直之翻

乙亥

黃州刺史司超奏與控鶴右廂都指揮使王審琦攻唐

舒州擒其刺史施仁望 丙子建雄節度使真定楊廷

璋奏敗北漢兵於隰州城下

敗補
通翻

時隰州刺史孫議暴

卒廷璋謂都監閼廐使李謙溥曰今大駕南征澤州無

守將

澤州當
作隰州

河東必生心若奏請待報則孤城危矣即

牒謙溥權隰州事謙溥至則修守備未幾北漢兵果至

幾居諸將請速救之廷璋曰隰州城堅將良未易克也

將即亮翻 易以敗翻 北漢攻城久不下廷璋度其疲困無備

度徒
洛翻

潛與謙溥約各募死士百餘夜襲其營

九域志晉州西北至隰州二百

五十里楊廷璋益潛軍而至與隰州約表裏相應也

北漢兵驚潰斬首千餘級北

漢兵遂解去

三月壬午朔帝如泰州

丁亥唐大赦

改元交泰

唐太弟景遂前後凡十表辭位且言今國

危不能扶請出就藩鎮燕王弘冀嫡長有軍功

弘冀唐主之嫡

長子軍功謂用柴克弘敗吳越兵以解常州之圍也事見上卷三年長知兩朝

宜為嗣謹奏上

太弟寶冊

上時掌翻

齊王景達亦以敗軍辭元帥唐主乃立

景遂為晉王加天策上將軍江南西道兵馬元帥洪州

大都督太尉尚書令以景達為浙西道元帥潤州大都

督景達以浙西方用兵固辭

吳越之兵雖於常州改撫敗退然猶遙應中國

州大都督立弘冀為皇太子參決庶政弘冀為人猜忌

嚴刻景遂左右有未出東宮者立斥逐之

為弘冀毒殺景遂張本

其弟安定公從嘉畏之不敢預事專以經籍自娛

從嘉是為

後主

辛卯上如迎鑾鎮

迎鑾鎮本宋之白沙也吳主楊溥至白沙關舟師徐溫自

金陵來見因以白沙為迎鑾鎮白沙之地本屬江都唐分江都置永貞縣吳為迎鑾鎮宋為真州

屢至

江口遣水軍擊唐兵破之上聞唐戰艦數百艘泊東渚

州將趣海口扼蘇杭路

東沛州在泰州東南大江中元是海嶼沙島之地宋白曰東沛

洲在通州東南通州海門縣界沛音布州當作洲

遣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釗將

步騎右神武統軍宋延渥將水軍循江而下甲午延釗

奏大破唐兵於東沛州上遣李重進將兵趣廬州

唐末楊行

密自廬州起既建國遂為重鎮周師度淮舒斬黃先皆欵附獨廬未下蓋宿兵多周師不敢輕犯也趣七喻翻

唐主聞上在江上恐遂南度又恥降號稱藩乃遣兵部

侍郎陳覺奉表

考異曰十國紀年遣樞密使陳覺奉表實錄載其表云今遣左諫議大夫兵

部侍郎臣陳覺躬聽救命茲當時所假之官耳今從之

請傳位於太子弘冀使聽

命於中國時淮南惟廬舒斬黃未下

斬渠希翻

丙申覺至迎

鑾見周兵之盛白上請遣人度江取表獻四州之地畫

江為境以求息兵辭指甚哀上曰朕本興師止取江北

爾主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

復扶又翻

覺拜謝而退丁酉覺

請遣其屬閤門承旨劉承遇如金陵上賜唐主書稱皇

帝恭問江南國主慰納之戊戌吳越奏遣上直指揮使

處州刺史邵可遷秀州刺史路彥銖以戰艦四百艘士

卒萬七千人屯通州南岸

周既克靜海軍買通州通州南岸蘇州常熟縣福山鎮之

地即東晉之南沙也

唐主復遣劉承遇奉表稱唐國主請獻江

四州歲輸貢物十萬於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縣六十

光壽廬舒蕲黃滁和濠泗楚揚泰通十四州

庚子上賜唐主書諭以緣江諸

軍及兩浙湖南荆南兵並當罷歸其廬蕲黃三道亦令

斂兵近外

謂周所遣進攻廬蕲黃之軍也近外謂近郊之外

俟彼將士及家屬

就道可遣人召將校以城邑付之

將即亮翻校戶教翻

江中舟艦

有須往來者並令就北岸引之

凡唐舟艦在北岸者皆許令引就南岸

辛

丑陳覺辭行又賜唐主書諭以不必傳位於子壬寅上

自迎鑾復如揚州癸卯詔吳越荆南軍各歸本道賜錢

弘俶犒軍帛三萬匹高保融一萬匹

吳越軍臨南沙荆南軍至鄂州各犒

之使罷歸
犒苦到翻

甲辰置保信軍於廬州以右龍武統軍趙匡

贊為節度使丙午唐主遣馮延巳獻銀絹錢茶穀共百

萬以犒軍

銀兩絹匹錢貫茶斤穀石
各以萬計其數共為百萬

已酉命宋延渥將

水軍三千沂江巡警庚戌敕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故

昇府節度使徐溫等墓並量給守戶

削其僭謚存其故
鎮昇府即金陵金

陵唐之昇州
故曰昇府

其江南羣臣墓在江北者亦委長吏以時

檢校長知辛亥唐主遣其臨汝公徐遼代已來上壽言

兩翻

奉

酒上壽非聖節也帝生於九月二十四日上時掌翻

是月浚汴口導河流達于

淮於是江淮舟楫始通

此即唐時運路也自江淮割據運漕不通水路湮塞今復浚之

夏四月乙卯帝自揚州北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新作太廟

成庚申神主入廟

太祖廣順三年作太廟於大梁至是始成五代會要太祖廣順元年七月

追尊高祖環為睿和皇帝廟號信祖曾祖諡為明憲皇帝廟號僖祖祖諡為翼順皇帝廟號義祖考簡為章肅

皇帝廟號慶祖

辛酉夜錢塘城南火延及內城官府廬舍

幾盡

幾居依翻

壬戌旦火將及鎮國倉吳越王弘俶久疾

自強出救火火止謂左右曰吾疾因災而愈衆心稍安
帝之南征也契丹乘虛入寇壬申帝至大梁命
張永德將兵備禦北邊 五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詔賞勞南征士卒及淮南新附之民勞力到翻 辛卯以

太祖皇帝領忠武節度使徙安審琦為平盧節度使成

德節度使郭崇攻契丹束城拔之束城漢勃海郡之束州縣隋改曰束城唐

屬瀛州宋熙寧六年以報其入寇也 唐主避周諱更

名景避周信祖諱也更工衡翻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凡天子儀制皆

有降損去年號用周正朔

去羌呂翻 考異曰世宗實錄薛史顯德二年乙卯十一

月伐淮南唐之保大十三年也三年正月四年二月十月三幸淮南五年戊午三月江北平唐之交泰元年也而江南錄誤以保大十五年事合十四年十五年丁巳改交泰五月去帝號明年乃顯德五年又明年即建隆元年中間實少顯德六年江南錄最為差誤其記李昇復姓亦先一年它事倣此不可考按故世宗取淮南年及薛史為據仍告于太廟左僕射同平章事馮延巳罷

為太子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嚴續罷為少傅樞密

使兵部侍郎陳覺罷守本官初馮延巳以取中原之策

說唐主由是有寵延巳嘗笑烈祖戢兵為齷齪

說式芮翻戢則

立翻齧於角
翻齧救角翻

曰安陸所喪纔數千兵為之輟食咨嗟者

旬日

謂晉高祖天福五年李承裕安州之敗也
事見二百八十二卷喪息浪翻為于偽翻

此田舍

翁識量耳安足與成大事豈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

擊毬宴樂無異平日真英主也延已與其黨談論常以

天下為己任更相唱和

樂音洛更工衡
翻和戶臥翻

翰林學士常夢

錫屢言延已等浮誕不可信

誕徒
早翻

唐主不聽夢錫曰奸

言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亡矣及臣服於周延已之黨相

與言有謂周為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常欲致君堯

舜何意今日自為小朝邪眾默然通翻自唐主內附帝

止因其使者賜書未嘗遣使至其國已酉始命太僕卿

馮延魯衛尉少卿鍾謨使于唐二人者本皆唐臣賜以御衣玉

帶等及犒軍帛十萬并今年欽天曆犒苦到翻是年正月始行王朴所上

欽天曆劉承遇之還自金陵也見上三月還從宣翻又如字唐主使陳

覺白帝以江南無鹵田海濱鹹鹵可以煮鹽鹵田今謂之鹵地鹵郎古翻鹵古斬翻

願得海陵監南屬以贍軍帝曰海陵在江北難以交居

言難使周之官吏與唐之官吏離居也當別有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至是詔歲

支鹽三十萬斛以給江南所俘獲江南士卒稍稍歸之

六月壬子昭義節度使李筠奏擊北漢石會關拔其

六寨乙卯晉州奏都監李謙溥擊北漢破孝義

孝義漢中陽縣

地後魏曰永安唐貞觀元年改曰孝義屬汾州在州東南宋熙寧五年省孝義為鎮屬介休縣宋白曰孝義縣本漢慈氏縣地曹魏移中陽縣於今理永嘉後省入隰城後魏又分隰城於今靈石縣東三十里置永安縣貞觀元年以縣名與涪州縣同改為

孝義因縣人鄭興有行義為名

高保融遣使勸蜀

主稱藩于周蜀主報以前歲遣胡立致書于周而不答

見上卷

秋七月丙戌初行大周刑統 帝欲均田租

丁亥以元稹均田圖徧賜諸道

時詔曰近覽元稹長慶集見在同州時所上均

田表較當時之利病曲盡其情俾一境之生靈咸受其賜傳於方冊可得披尋因令製素成圖直書其事稹止

恩

閏月唐清源節度使兼中書令留從効

唐置清源軍於泉州

遣牙將蔡仲贇衣商人服以絹表置革帶中間道來稱

藩

贇於倫翻衣於既翻間古覓翻

唐江西元帥晉王景遂之赴洪州

也見上以時方用兵啓求大臣以自副唐主以樞密副

使工部侍郎李徵古為鎮南節度副使徵古傲狠專恣

景遂雖寬厚久而不能堪常欲斬徵古自拘於有司左

右諫而止景遂忽忽不樂

洛樂音

太子弘冀在東宮多不

法唐主怒嘗以毬杖擊之曰吾當復召景遂

復扶又翻

昭慶

宮使袁從範從景遂為洪州都押牙或譖從範之子於

景遂景遂欲殺之從範由是怨望弘冀聞之密遣從範

毒之八月庚辰景遂擊毬渴甚從範進漿景遂飲之而

卒

卒子恤翻

未殯體已潰唐主不之知贈皇太弟謚曰文成

辛巳南漢中宗殂

年三十九

長子繼興即帝位更名鉉

長知

兩翻更工衡

改元大寶鉉年十六國事皆決於宦官王

清宮使龔澄樞

歐史曰劉氏作離宮以遊獵有南宮大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宮

皆置宮使領之

及女侍中盧瓊仙等臺省官備位而已 甲申

唐始置進奏院于大梁

臣屬故也

壬辰命西上閤門使靈

壽曹彬使于吳越賜吳越王弘倣騎軍鋼甲二百

郎鋼古翻

堅鐵也

步軍甲五千及他兵器彬事畢亟返不受饋遺

唯

季翻下以遺同

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于數四彬曰吾終不

受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帝曰鄉之奉使乞匄

無厭

厭於鹽翻

使四方輕朝命

朝直遙翻

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

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散於親識家無留者

辛丑馮延魯鍾謨來自唐唐主手表謝恩

手表者手書之

其畧

曰天地之恩厚矣父母之恩深矣子不謝父人何報天

惟有赤心可酬大造又乞比藩方賜詔書又稱有情事

令鍾謨上奏乞令早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唐主復令謨白帝欲

傳位太子

復扶又翻下復遣同

九月丁巳以延魯為刑部侍郎謨

為給事中唐主復遣吏部尚書知樞密院殷崇義來賀

天清節

帝生於九月二十四日以為天清節

帝謀伐蜀冬十月己卯以

戶部侍郎高防為西南面水陸制置使右贊善大夫李

玉為判官 甲午帝歸馮延魯及左監門衛上將軍許

文稹右千牛衛上將軍邊錡衛尉卿周廷構于唐

馮延魯被

擒見二百九十二卷三年許文稹邊錡被擒見上卷上年周廷構降亦見是年

唐主以文稹等

皆敗軍之俘棄不復用

復扶又翻

高保融再遣蜀主書

先遣

書見上

六月 勸稱臣於周蜀主集將相議之李昊曰從之則

君父之辱違之則周師必至諸將能拒周乎諸將皆曰

以陛下聖明江山險固豈可望風屈服秣馬厲兵正為

今日為于偽翻

臣等請以死衛社稷丁酉蜀主命吳草書極

言拒絕之

詔左散騎常侍須城艾穎等三十四人分

行諸州均定田租

須城縣帶鄆州即唐之須昌縣後唐避獻祖廟諱改曰須城艾姓也晏子

春秋齊有大夫艾孔風俗通龐儉母艾氏行下孟翻

庚子詔諸州併鄉村率以百

戶為團團置耆長三人

耆老也每團以耆者三人為之長長知兩翻

帝留心

農事刻木為耕夫蠶婦置之殿庭 命武勝節度使宋

延渥以水軍巡江 高保融奏聞王師將伐蜀請以水

軍趣三峽

趣上喻翻

詔褒之

十一月庚戌敕竇儼編集大

周通禮大周正樂

去年竇儼請定禮樂疏見上卷

辛亥南漢葬文武

光明孝皇帝于昭陵廟號中宗

乙丑唐主復遣禮部

侍郎鍾謨入見

復扶又翻見賢遍翻

李玉至長安或言蜀歸安

鎮在長安南三百餘里可襲取也

歸安鎮當在蜀金州界

玉信之

牒永興節度使王彥超索兵二百彥超以為歸安道阻

隘難取

索山各翻隘鳥懈翻

玉曰吾自奉密旨彥超不得已與之

玉將以往

將即亮翻

十二月蜀歸安鎮遣使李承勳據險邀

之斬玉其衆皆沒

乙酉蜀主以右衛聖步軍都指揮

使趙崇韜為北面招討使丙戌以奉鑾肅衛都指揮使

武信節度使兼中書令孟貽業為昭武文州都招討使

昭武軍利州自利州以至文州委以控扼江油劔關之險左衛聖馬軍都指揮使趙

思進為東面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韓保貞為北面

都招討使將兵六萬分屯要害以備周 丙戌詔凡諸

色課戶及俸戶並勒歸州縣唐初諸司置公廨本錢以貿易取息計員多少為月

料其後罷諸司公廨本錢以天下上戶七千人為胥士而收其課計官多少而給之此所謂課戶也唐又薄斂

一歲稅以高戶主之月收其幕職州縣官自今並支俸

息給俸此所謂俸戶也

錢及米麥 初唐太傅兼中書令楚公宋齊丘多樹朋

黨欲以專固朝權

朝直
遥翻

躁進之士爭附之推獎以為國

之元老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恃齊丘之勢尤驕慢

及許文稹等敗於紫金山覺與齊丘景達自濠州遁歸

事見上
卷上年

國人怙懼

怙許
拱翻

唐主嘗歎曰吾國家一朝至此

因泣下徵古曰陛下當治兵以扞敵

治直
之翻

涕泣何為豈

飲酒過量邪將乳母不至邪唐主色變而徵古舉止自

若會司天奏天文有變人主宜避位禳災唐主乃曰禍

難方殷

襪如羊翻
難乃旦翻

吾欲釋去萬機棲心冲寂誰可以託

國者徵古曰宋公造國手也陛下如厭萬幾何不舉國

授之覺曰陛下深居禁中國事皆委宋公先行後聞臣

等時入侍談釋老而已唐主心愠

愠於
運翻

即命中書舍人

豫章陳喬草詔行之

洪州豫
章郡

喬惶恐請見曰陛下一署

此詔臣不復得見矣

見賢遍翻
復扶又翻

因極言其不可唐主笑

曰爾亦知其非邪乃止由是因晉王出鎮以徵古為之

副事見覺自周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亦罷近職鍾謨素與李德

明善以德明之死怨齊丘

李德明死見上卷三年

及奉使歸唐言

於唐主曰齊丘乘國之危遽謀篡竊陳覺李徵古為之

羽翼理不可容陳覺之自周還

見上三月

矯以帝命謂唐主

曰聞江南連歲拒命皆宰相嚴續之謀當為我斬之

為于

偽唐主知覺素與續有隙固未之信鍾謨請覆之於周

審覆其言之虛實於周也

唐主乃因謨復命上言久拒王師皆臣愚

迷非續之罪帝聞之大驚曰審如此則續乃忠臣

言嚴續果

能為其主設謀以拒周乃忠臣也

朕為天下主豈教人殺忠臣乎謨還

以白唐主

還從宣翻

唐主欲誅齊丘等復遣謨入稟於帝

扶

又翻

帝以異國之臣無所可否己亥唐主命知樞密院殷

宗義草詔暴齊丘覺徵古罪惡聽齊丘歸九華山舊隱

官爵悉如故

宋齊丘隱九華山見二百七十七卷唐明宗長興二年吳睿皇之太和三年也

責授國子博士宣州安置徵古削奪官爵賜自盡黨與

皆不問遣使告于周 丙午蜀以峽路巡檢制置使高

彥儔為招討使 平盧節度使太師中書令陳王安審

琦僕夫安友進與其嬖妾通

嬖卑義翻又必計翻

妾恐事泄與友

進謀殺審琦友進不可妄曰不然我當反告汝友進懼而從之

六年春正月癸丑審琦醉熟寢妄取審琦所枕劍

枕職任翻

授友進而殺之仍盡殺侍婢在帳下者以滅口後數日

其子守忠始知之執友進等囚之

呂古瓦翻

初有司將立

正仗宿設樂縣於殿庭

前一夕設之謂之宿設縣讀曰懸下同

帝觀之見

鐘磬有設而不擊者問樂工皆不能對乃命竇儼討論

古今考正雅樂王朴素曉音律帝以樂事詢之朴上疏

以為禮以檢形樂以治心

治直之翻

形順於外心和於內然

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是以禮樂修於上萬國化於

下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孝經所載孔子之言治直之翻

用此道也夫樂生於人心而聲成於物物聲既成復能

感入之心

復扶又翻

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正聲半之

為清聲倍之為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

三分其一而損

益之上生下生而十二律備矣

十二律旋相為宮以生七調為一均凡

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遭秦滅學歷代治樂者罕能

用之

朴之言曰自秦而下旋宮聲廢逮東漢雖有太子丞鮑鄭興之亦人亡而音息漢至隋垂十代凡數

百年所有者黃鍾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唯用七聲其餘五律謂之哑鍾蓋不用故也唐太宗之

世祖孝孫張文收考正大樂備八十四調

見一百九十二卷貞觀元

年調徒鈞

安史之亂器與工什亡八九至于黃巢蕩盡

無遺時有太常博士殷盈孫按考工記鑄鍾十二編

鍾二百四十

大鍾謂之鐸小鍾十六枚同在一虞謂之編鍾鐸補各翻

處士蕭承訓

校定石磬今之在縣者是也雖有鐘磬之狀殊無相應之和其鐸鍾不問音律但循環而擊編鍾編磬徒懸而

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名為黃鍾之宮其存者九曲考之三曲協律六曲參涉諸調蓋樂之廢缺無甚於今陛下武功既著垂意禮樂以臣嘗學律呂宣示古今樂錄命臣討論臣謹如古法以秬黍定尺長九寸徑三分為

黃鍾之管

匏蒲文翻論盧昆翻秬音巨黑黍也長直亮翻

與今黃鍾之聲相應

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以為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

準十有三弦其長九尺

律準蓋梁武帝之遺法而梁武帝又本之京房

皆應黃

鍾之聲以次設柱為十一律及黃鍾清聲旋用七律以

為一均為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

陟徵

里發其均主之聲歸于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成其調

凡八十四調

朴之言曰奉詔遂依周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為黃鍾之管與見在

黃鍾之聲相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為眾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三弦宣聲長九尺張絃各如黃鍾之聲以第八絃六尺設柱為林鍾第三絃八尺設柱為太簇第十絃五尺三寸四分設柱為南呂第五絃七尺一寸三分設柱為姑洗第十三絃四尺七寸五分設柱為應鍾第七絃六尺三寸三分設柱為蕤賓第三絃八尺四寸四分設柱為大呂第九絃五尺六寸三分設柱為夷則第四絃七尺五寸一分設柱為夾鍾第十一絃五尺一分設柱為無射第六絃六尺六寸八分設柱為中呂第十三絃四尺五寸設柱為黃鍾

清聲十二聲中旋用七聲為均為均之主者唯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不亂乃成其調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歌奏之曲出焉旋宮之聲久絕一日而補出臣獨見通鑑撮其要今脩載之此法久絕出臣獨見乞集百官校其得

失詔從之百官皆以為然乃行之

時兵部尚書張昭等議曰昔帝鴻氏之作

樂也候八節之風聲測四時之正氣氣之清濁不可以筆授聲之善否不可以口傳故鳧氏鑄鍾伶倫截竹為律呂相生之筭宮商正和之音乃播之於管絃宣之於鐘石然後覆載之情訢合陰陽之氣和同八風從律而不奸五色成文而不亂空桑孤竹之韻足以禮神雲門大夏之容無虧觀德然月律有旋宮之法備於太師之職經秦滅學雅道陵夷漢初制氏所調唯存鼓舞旋宮十二均更用之法世莫得聞漢元帝時京房善易別音

探求古義以周宮均法每月更用五音乃至準調旋相
為宮成六十調又以日法析為三百六十傳於樂府而
編懸復舊律呂無差遭漢中微雅音淪缺京房律準屢
有言者事終不成錢樂空記其名沈重但條其說六十
律法寂寥不嗣梁武帝素精音律自造四通十二笛以
叙八音又引古五正二變之音旋相為宮得八十四調
與律準所調音同數異侯景之亂其音又絕隋朝初定
雅樂羣黨沮議厯載不成而沛公鄭譯因龜茲琵琶七
音以飲月律五正二變七調克諧旋相為宮復為八十
四調工人萬寶常又減其絲數稍令古淡隋高祖不重
雅樂令羣臣集議博士何妥駁奏其鄭萬所奏八十四
調並廢隋代郊廟所奏惟黃鍾一均與五郊迎氣雜用
蕤賓但七調而已其餘五鍾懸而不作三朝宴樂用繆
樂九部迄於革命未能改更唐太宗爰命舊工祖孝孫
張文收整比鄭譯寶常所均七音八十四調方得絲管
並施鍾石俱奏七始之音復振四廟之韻皆調自安史

亂離咸秦蕩覆崇牙樹羽之器掃地無餘擊搏拊之
工窮年不嗣郊廟所奏何異南箕波蕩不還知音殆絕
臣等竊以音之所起出自人心變曠不能長存人事不
能常泰人亡則音息世亂則樂崩若不得知禮樂之情
安明制作之本臣等據樞密使王朴條奏採京房之準
法綠梁武之通音考鄭譯竇常之七均校孝孫文收之
九變積黍累以審其度聽聲詩以測其情依雅衡嘉量
之前丈得備數和聲之大旨施於鍾虡足洽簫韶臣等
今月十九日於太常寺集命太樂令賈峻奏王朴新法
黃鍾調七均音律和諧不相凌越其餘十一管諸調望
依新法教習以備禮寺施用其五郊天地宗廟社稷三
廟大禮合用十二管諸調並載唐史開元禮近代常行
廣順中太常卿邊蔚奉勅定前件祠祭朝會舞名樂曲
歌詞寺司合有簿籍伏恐所定與新法曲調聲韻不叶
請下太常寺檢詳校試若或乖舛請本寺依
新法聲調別撰樂章舞曲令歌者誦習從之

唐宋齊

丘至九華山唐主命鎖其第穴牆給飲食齊丘歎曰吾

昔獻謀幽讓皇帝族於泰州

事見二百八十一卷晉天福二年

宜其及

此乃縊而死

考異曰江表志齊丘至青陽絕食數日家人亦菜色中使云令公捐館方始供食家

人以絮塞口而卒今從江南錄紀年

謚曰醜繆

繆靡切翻

初翰林學士常夢錫

知宣政院參預機政深疾齊丘之黨數言於唐主曰

數所

角翻不去此屬

去羌呂翻

國必危亡與馮延巳魏岑之徒日有

爭論久之罷宣政院夢錫鬱鬱不得志不復預事縱酒

成疾而卒

通鑑二百八十五卷晉齊王開運三年已書常夢錫縱酒事去年又書夢錫笑馮延巳之

黨事蓋縱酒已非一
日久乃成疾而卒
及齊丘死唐主曰常夢錫平生欲

殺齊丘恨不使見之贈夢錫左僕射
二月丙子朔命

王朴如河陰按行河隄

行下孟翻

立斗門於汴口壬午命侍

衛都指揮使韓通宣徽南院使吳廷祚

廷祚常作廷祚

發徐宿

宋單等州丁夫數萬

單音善

浚汴水甲申命馬軍都指揮

使韓令坤自大梁城東導汴水入于蔡水

魏收地形志曰汴水在大

梁城東分為蔡渠九域志曰浚儀縣之琵琶溝即蔡河也
朝會要曰惠民河與蔡河一水即閔河也建隆元

年始命陳承昭督丁夫導閔河自新鄭與蔡水合貫京
師南歷陳潁達壽春以通淮右舟楫相繼商賈畢至都

下利之於是以西南為閘河東南為蔡以通陳潁之漕
河至開寶六年始改閘河為惠民河

命步軍都指揮使袁彥浚五丈渠東過曹濟梁山泊以
通青鄆之漕發畿內及滑亳丁夫數千以供其役 丁

亥開封府奏田稅舊一十萬二千餘頃今按行得羨苗

四萬二千餘頃敕減三萬八千頃諸州行苗使還所奏

羨苗減之倣此

行下孟翻羨弋戰翻使疏
吏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淮南饑

大兵

之後必上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民吾
有凶年

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之解哉

偽為于
翻

安在責其必

償也 庚申樞密使王朴卒上臨其喪以玉鉞卓地慟

哭數四不能自止朴性剛而銳敏智略過人上以是惜

之 甲子詔以北鄙未復將幸滄州

九域志大梁至滄州一千二百里

命義武節度使孫行友扞西山路

扞定州西山路以防北漢救契丹也以

宣徽南院使吳廷祚

廷常作廷

權東京留守判開封府事三

司使張美權大內都部署丁卯命侍衛親軍都虞候韓

通等將水陸軍先發甲戌上發大梁夏四月庚寅韓通

奏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境柵於乾寧軍南

時置乾寧軍於滄州

永安縣九域志在滄州西一百里宋白曰乾寧軍本古瀛臺軍地治直之翻

三十六遂通瀛莫

游口者於水不至處開之以備漲溢而洩游水也瀛莫相去一百一十里

辛卯上至滄州即日帥步騎數萬發滄州直趨契丹之

境

帥讀曰率趨七喻翻自滄州西行九十八里即契丹瀛州界正北行五百七十五里直抵幽州河北

州縣非車駕所過

過音戈

民間皆不之知壬辰上至乾寧

軍契丹寧州刺史王洪舉城降

契丹蓋置寧州於乾寧軍

乙未大治

水軍

治直之翻

分命諸將水陸俱下以韓通為陸路都部署

太祖皇帝為水路都部署丁酉上御龍舟沿流而北舳

艦相連數十里已亥至獨流口

九域志獨流口在乾寧軍北一百二十里金人

獨流口在涿州管下固安縣有獨流村

汴流而西辛丑至益津關

益津關在莫州文安縣九

域志在乾寧軍西北一百六十里宋白曰益津關本幽州會昌縣唐天寶中改永清縣

契丹守將終

廷輝以城降自是以西水路漸隘不能勝巨艦

隘烏懈翻勝音升

乃

捨之壬寅上登陸而西宿於野次侍衛之士不及一旅從

官皆恐懼

五百人為一旅從才用翻

胡騎連羣出其左右不敢逼癸卯

太祖皇帝先至瓦橋關

瓦橋關在涿州歸義縣九域志在益津關東八十里宋白曰瓦

子濟橋在涿州南易州東當九河之末

契丹守將姚內斌舉城降

斌音上

入瓦橋關內弑平州人也甲辰契丹莫州刺史劉楚信
舉城降五月乙巳朔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
李重進等始引兵繼至契丹瀛州刺史高彥暉舉城降
彥暉薊州人也

薊音計

於是關南悉平

關南謂瓦橋關以南

丙午宴

諸將於行宮議取幽州諸將以為陛下離京四十二日

離力智翻甲戌至丙午
四十三日除宴日不數

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

之功也今虜騎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上不悅是日

趣先鋒都指揮使劉重進先發據固安

固安漢縣名唐屬涿州今治所

乃漢方城縣地匈奴須知固安縣西北至燕京一百二十里宋白曰隋開皇九年自今易州涑水縣移固安縣於漢方城縣地取漢故安縣為名其漢故安縣故城自在易州易縣東南七百步趣讀曰促上自至

安陽水命作橋會日暮還宿瓦橋是日上不豫而止契

丹主遣使者日馳七百里詣晉陽命北漢主發兵撓周

邊撓奴巧翻又火高翻聞上南歸乃罷兵戊申孫行友奏拔易州

擒契丹刺史李在欽獻之斬於軍市軍中有市聽軍人各以土物自相貿易

易已酉以瓦橋關為雄州九域志雄州治歸義容城二縣蓋皆置於郭下金人疆域

國雄州西北至燕京三百二十里割容城歸義二縣隸之宋白曰容城漢縣唐武德

中改為首縣天寶中改容城縣歸義縣本涿州屬邑今
移於瓦橋而涿州之歸義自治漢易縣故城屬契丹界
歸義縣宋朝避太宗潛落舊名改為歸信縣以益津關為霸州金人疆域圖

三百五十五里割文安大城二縣隸之九域志大城縣在益津關東南一百五里五代

之時所置也宋白曰文安漢舊縣晉置章武國在古丈
安城隋大業征遼途經河口當三河合流處置豐利縣
唐貞觀二年以豐利文安二縣相逼移文安縣就豐利
城周世宗置霸州治焉大城本漢東平舒縣晉於此置
章武郡北齊廢郡為平舒縣五季改大城縣發濱棣丁夫數千城霸州命韓

通董其役

帝置賓州領勃海招安二縣九域志在滄州東南三百七十五里濱棣二州瀕海無軍行

供億之擾故發其丁夫築城按薛史濱州本贍國軍周
顯德三年升為州割棣州之勃海蒲臺兩縣屬焉棣州

樂安郡秦齊郡地宋為樂陵郡隋開皇十年於郡置厭
次縣十七年又於陽信縣置棣州貞觀十七年自陽信
移理庚戌命李重進將兵出土門擊北漢辛亥以侍衛
殿次

馬步都指揮使韓令坤為霸州都部署義成節度留後

陳思讓為雄州都部署各將部兵以戍之壬子上自雄

州南還

九域志雄州至大梁一千
二百里還從宣翻又如字

己巳李重進奏敗北

漢兵於百井

敗補
通翻

斬首二千餘級甲戌帝至大梁 六

月乙亥朔昭義節度使李筠奏擊北漢拔遼州獲其刺

史張丕 丙子鄭州奏河決原武

原武縣屬鄭州九域
志在州北六十里

命宣徽南院使吳延祚發近縣二萬餘夫塞之

塞悉則翻

唐清源節度使留從効遣使入貢請置進奏院於京師

直隸中朝

中朝謂中國留從効以唐國勢削弱不欲復臣事之

詔報以江南近服

方務綏懷卿久奉金陵

晉開運二年留從効以泉州附唐

未可改圖若

置邸上都與彼抗衡

與唐比肩事周是抗衡也

受而有之罪在於朕

卿遠修職貢足表忠勤勉事舊君且宜如故如此則於

卿篤始終之義於朕盡柔遠之宜惟乃通方諒達予意

乃猶汝也諒想也

唐主遣其子紀公從善與鍾謨俱入貢上問

謨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

治直之翻

對曰既臣事大國不

敢復爾

復扶人翻爾猶言如此也

上曰不然邇時則為仇敵今日則

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

手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

語牛倨翻

可及吾時完城郭

繕甲兵據守要害為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唐主乃城

金陵凡諸州城之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臣光曰或問臣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武

二主孰賢臣應之曰夫天子所以統治萬國

治直之翻討

其不服撫其微弱行其號令壹其法度敦明信義以

兼愛兆民者也莊宗既滅梁海內震動湖南馬氏遣

子希範入貢

見二百七十二卷
唐莊宗同光元年

莊宗曰比聞馬氏之

業終為高郁所奪

比毗
全翻

今有兒如此郁豈能得之哉

郁馬氏之良佐也希範兄希聲聞莊宗言卒矯其父

命而殺之

見二百七十六卷
唐明宗天成四年卒子恆翻

此乃市道商賈之

所為

賈音
古

豈帝王之體哉蓋莊宗善戰者也故能以

弱晉勝彊梁既得之曾不數年外內離叛置身無所

事並見梁均王及唐莊宗紀

誠由知用兵之術不知為天下之道

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

降受賞

見二百九十二卷顯德二年

劉仁贍以堅守蒙褒

見上卷四年

嚴續以盡忠獲存

見上正月

蜀兵以反覆就誅

見上卷三年馮

道以失節被棄

見二百九十一卷二年被皮義翻

張美以私恩見疎

見二百九十二卷二年

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於必克既服

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為之遠慮

偽翻為于

具宏規大度

豈得與莊宗同日語哉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洪範

之言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武成之言世宗近之矣

近其

漸翻

辛巳建雄節度使楊廷璋奏擊北漢降堡寨一十三

癸未立皇后符氏宣懿皇后之女弟也

宣懿符后殂見上卷三年

立皇子宗訓為梁王領左衛上將軍宗讓為燕公領左

驍衛上將軍

宗讓後更名熙讓以恭帝嗣位避宗字也燕於賢翻

上欲相樞密

使魏仁浦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不可為相

魏仁浦以樞密院吏

歷仕至樞密使上曰自古用文武才略者為輔佐豈盡由科第

那已丑加王溥門下侍郎與范質皆參知樞密院事以仁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仁浦雖處權要而能謙謹上性嚴急近職有忤旨者仁浦多引罪

歸已以救之所全活什七八

處昌呂翻忤五故翻

故雖起刀筆

吏致位宰相時人不以為忝又以宣徽南院使吳延祚為左驍衛上將軍充樞密使加歸德節度使侍衛將軍都虞候韓通鎮寧節度使兼殿前都點檢張永德並同平章事仍以通充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以

太祖皇帝兼殿前都點檢上嘗問大臣可為相者於兵部尚書張昭昭薦李濤上愕然曰濤輕薄無大臣體朕問相而卿首薦之何也對曰陛下所責者細行也

行下孟翻

臣所舉者大節也昔晉高祖之世張彥澤虐殺不辜濤累疏請誅之以為不殺必為國患

見二百八十三卷晉高祖天福三年

漢

隱帝之世濤亦上疏請解先帝兵權

見二百八十八卷漢隱帝乾祐元年

夫國家安危未形而能見之此真宰相器也臣是以薦之上曰卿言甚善且至公然如濤者終不可置之中書

濤喜詆諆不修邊幅與弟澣俱以文學著名雖甚友愛

而多謔浪無長幼體上以是薄之

喜許記翻謔迄却翻浪力葵翻韓氏詩傳

云起也上以翰林學士單父王著幕府舊僚屢欲相之

單父

縣帶單州單音善父音甫

以其嗜酒無檢而罷癸巳大漸召范質等

入受顧命上曰王著藩邸故人朕若不起當相之質等

出相謂曰著終日遊醉鄉豈堪為相慎勿泄此言是日

上殂

年三十九

上在藩多務韜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

見二百九

十二年

人始服其英武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

城對敵矢石落其左右人皆失色而上略不動容應機

決策出人意表又勤於為治百司簿籍過目無所忘

治直

史翻忘發姦擿伏聰察如神閒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

巫放翻

榷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

擿他狄翻榷古岳翻好呼到翻

常言太

祖養成王峻王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

貶王峻誅王殷見二百九

十一卷太祖廣順三年分扶問翻

故羣臣有過則面質責之服則赦之

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法太嚴羣

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聞宥尋亦悔之末年寢寬登遐之日遠邇哀慕

焉甲午宣遺詔命梁王宗訓即皇帝位生七年矣

帝世

宗第四子也當此之時主少國疑宿衛將士多歸心於太祖皇帝明年正月遂因出師翼戴而天下為

宋改元建隆

秋七月壬戌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

進領淮南節度使副都指揮使韓通領天平節度使

太祖皇帝領歸德節度使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

事向拱為西京留守庚申加拱兼侍中拱即向訓也避

恭帝名改焉

帝後禪于宋奉為鄭王后崩諡曰恭帝

丙寅大赦

唐主

以金陵去周境纔隔一水

時周境南至江金陵北至江二十二里耳

洪州

險固居上游

洪州據南江之要會其地居金陵上游

集羣臣議徙都之羣

臣多不欲徙惟樞密副使給事中唐錫勸之乃命經營

豫章為都城之制唐自淮上用兵及割江北

顯德二年冬十二月

周師度淮五年春三月唐割江北

臣事於周歲時貢獻府藏空竭錢益

少物價騰貴

藏徂浪翻少詩沼翻騰踊也

禮部侍郎鍾謨請鑄大錢

一當五十中書舍人韓熙載請鑄鐵錢唐主始皆不從

謨陳請不已乃從之是月始鑄當十大錢文曰永通泉

貨又鑄當二錢文曰唐國通寶與開元錢並行

開元錢唐武德

初所鑄

八月戊子蜀主以李昊領武信節度使右補闕

李起上言故事宰相無領方鎮者蜀主曰昊家多冗費

冗而以厚祿優之耳起邛州人性倖直李昊嘗語之曰

邛渠容翻倖戶以子之才苟能慎默當為翰林學士起

曰俟無舌乃不言耳 庚寅立皇弟宗讓為曹王更名

熙讓熙謹為紀王熙誨為蘄王

更宗為熙避帝名也歐史曰本朝乾德二年十

月熙謹卒熙讓熙誨不知
所終茲諱之也更工衡翻

九月丙午唐太子弘冀卒

有司引浙西之功

謂遣柴克宏敗吳越兵於常州也

謚曰武宣句容尉

全椒張洎上言

句容縣屬昇州九域志在州東九十里全椒漢縣名梁置北譙郡尋改曰臨滁

郡隋改曰滁水縣大業初復曰全椒唐屬滁
州九域志在州南五十里句如字洎其冀翻

太子之德

主於孝敬今謚以武功非所以防微而慎德也乃更謚

曰文獻擢洎為上元尉

唐都金陵以上元為赤縣句容為畿縣自畿縣尉升赤縣尉為

擢

唐禮部侍郎知尚書省事鍾謨數奉使入周

數所角翻

下數傳世宗命於唐主世宗及唐主皆厚待之恃此驕
於同

橫於其國

橫下
孟翻

三省之事皆預焉文獻太子總朝政

直朝

通翻謨求兼東官官不得乃薦其所善閻式為司議郎掌

百司關啓李德明之死也

見上卷
三年

唐鎬預其謀謨聞鎬

受賕嘗面詰之鎬甚懼謨與天威都虞候張巒善數於

私第屏人語至夜分

詰其吉翻屏必
郢翻又甲正翻

鎬譖諸唐主曰謨

與巒氣類不同而過相親狎謨屢使上國巒壯人恐其
有異謀又言永通大錢民多盜鑄犯法者衆及文獻太
子卒唐主欲立其母弟鄭王從嘉謨嘗與紀公從善同

奉使于周相厚善言於唐主曰從嘉德輕志懦又酷信

釋氏非人主才從善果敢凝重宜為嗣唐主由是怒居人

父子之間而欲廢長立少宜鍾謨之死也尋徙從嘉為吳王尚書令知政事

居東宮冬十月謨請令張巒以所部兵巡徼都城正與唐

所譖合遂速唐主乃下詔暴謨侵官之罪貶國子司業

流饒州貶張巒為宣州副使未幾皆殺之幾居廢永通

錢十一月壬寅朔葬睿武孝文皇帝于慶陵陵在鄆州管城

縣廟號世宗南漢主以中書舍人鍾允章藩府舊僚

擢為尚書右丞參政事甚委任之允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綱紀南漢主不能從宦官聞而惡之

惡烏路翻

南漢

主將祀圓丘前三日允章帥禮官登壇四顧指揮設神

位

帥讀曰率

內侍監許彥真望之曰此謀反也即帶劔登壇

允章叱之彥真馳入宮告允章欲於郊祀日作亂南漢

主曰朕待允章厚豈有此邪王清宮使龔澄樞內侍監

李托等共證之以彥真言為然乃收允章繫含章樓下

命宦者與禮部尚書薛用玉雜治之

治直翻

用玉素與允

章善告以必不免允章執用丕手泣曰老夫今日猶机

上肉耳分為仇人所烹

分扶問翻

但恨邕昌幼不知吾寃及

其長也公為我語之

鍾允章被讒抱不測之罪正恐累及妻子乃為是言是自禍之也長

知兩翻為于偽翻語牛倨翻

彥真聞之罵曰反賊欲使其子報仇邪

復白南漢主曰

復扶又翻

允章與二子共登壇潛有所禱俱

斬之自是宦官益橫

橫戶孟翻

李托封州人也辛亥南漢主

祀圓丘大赦未幾以龔澄樞為左龍虎觀軍容使內太

師軍國之事皆取決焉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

進士

第一人謂之狀頭

或僧道可與談者皆先下蠶室

下戶然後得

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亦有免死而官者由是宦者近

二萬人

近其

貴顯用事之人大抵皆宦者也謂士人為

門外人不得預事卒以此亡國

至宋開寶四年而南漢亡卒于恤翻

唐

更命洪州曰南昌府建南都

更工衡翻

以武清節度使何敬

洙為南都留守

武清軍衡州屬湖南何敬洙遙領耳

以兵部尚書陳繼善

為南昌尹

將徙都豫章也

周人之攻秦鳳也蜀中怙懼

怙許拱翻

都官郎中徐及甫自負才略仕不得志陰結黨與謀奉

前蜀高祖之孫少府少監王令儀為主以作亂

前蜀主王建廟

號高祖

會周兵退而止至是其黨有告者收捕之及甫自

殺十二月甲午賜令儀死 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竇

儀使於唐天雨雪唐主欲受詔於廡下

雨王遇翻 廡文甫翻

儀曰

使者奉詔而來不敢失舊禮若雪霑服請俟他日唐主

乃拜詔於庭 契丹主遣其舅使於唐泰州團練使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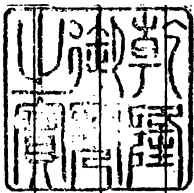
罕儒募客使殺之唐人夜宴契丹使者於清風驛酒酣

起更衣

荆姓也燕有刺客荆軻楚國本曰荆此楚之前受氏更工衡翻

久不返視之失

其首矣自是契丹與唐絕罕儒冀州人也



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四